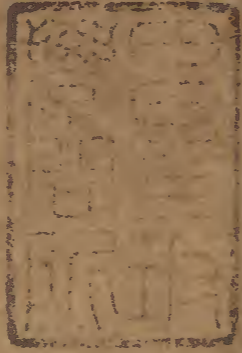


史記

世書六之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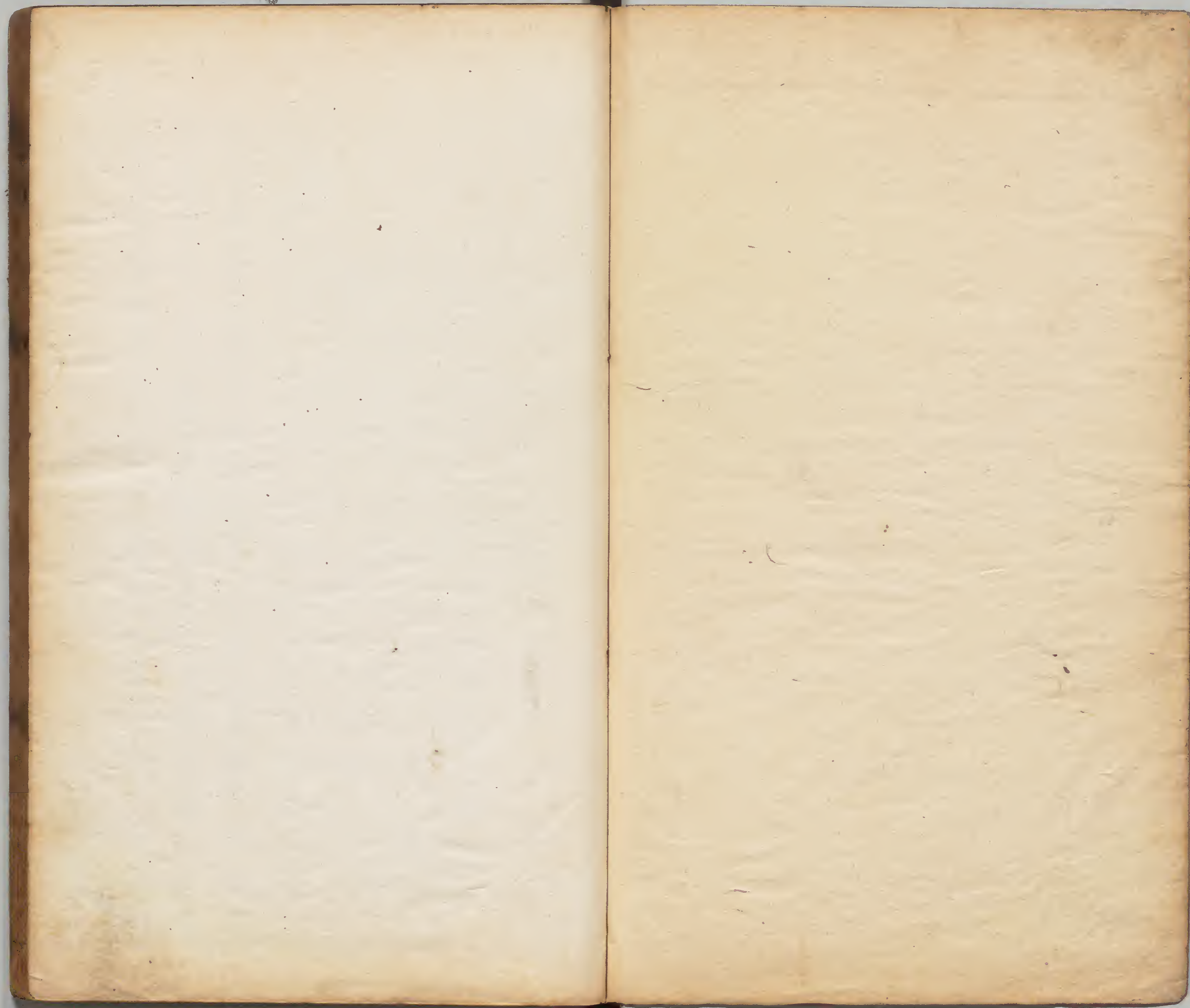


漢書門類			
二	四	一	二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二	四	一	二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1796
冊數	24 (10)
函號	279 16





史記卷之二十八

封禪書第六

淺草文庫



正義曰泰山上築土為壇以祭天報天之功
 故曰封泰山下小山土除地報地之功故曰
 禪言禪者神之也白虎通云或曰封者金銀
 繩或曰古泥金繩封之印璽也五經通義云
 易姓而王致大平必封泰山禪梁父荷天命
 以為王使理羣生告太平於天報羣神之功
 自古受命帝王曷嘗不封禪蓋有無其應而用事者
 矣未有睹符瑞見而不臻乎泰山者也雖受命而功
 不至至梁父矣而德不洽洽矣而日有不暇給是以
 卽事用希傳曰三年不為禮禮必廢三年不為樂樂
 必壞每世之隆則封禪蒼焉及衰而息厥曠遠者千

有餘載。近者數百載。故其儀闕然堙滅。其詳不可得。而記聞云。尚書曰。舜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遂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山川。徧羣神。輯五瑞。擇吉月日。見四岳。諸牧。還瑞。徐廣曰。還一作班。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岱宗。泰山也。柴。望秩于山川。遂覲東后。按此言巡狩以附會封禪。之東。后者。諸侯也。合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始五玉。三帛。二牲。一歃。贊。五月。巡狩至南岳。南岳。衡山也。八月。巡狩至西岳。西岳。華山也。十一月。巡狩至北岳。北岳。恒山也。皆如岱宗之禮。中岳。嵩高也。五載一巡狩。禹遵之。後十四世。至帝孔甲。淫德好神。神瀆二

於修德
是祀典正

龍去之。其後三世。湯伐桀。欲遷夏社。不可。作夏社。後八世。至帝太戊。有桑穀生於廷。一暮大拱。懼。伊陟曰。妖不勝德。太戊修德。桑穀死。伊陟贊巫咸。巫咸之典自此始。索隱曰。尚書伊陟贊于巫咸。孔安國云。贊告也。巫咸。臣名。今此云巫咸之典。起自此始。則以巫咸為巫覡。然楚詞亦以巫咸主神。蓋太史以巫咸是殷臣。以巫覡神事太戊。使禳桑穀之災。所以伊陟贊巫咸。故云巫咸之典自此始也。後十四世。帝武丁得傳說為相。殷復興焉。稱高宗。有雉。徐廣曰。一作鷄。登鼎耳。雉。武丁懼。祖己曰。修德。武丁從之。位以永寧。按此言機祥以附會符瑞之始。後五世。帝武乙慢神。而震厥後。三世。帝紂淫亂。武王伐之。由此觀之。始未嘗不肅。祗後稍怠慢也。周官曰。冬至

祀天於南郊迎長日之至夏口至祭地祇皆用樂舞而神乃可得而禮也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岳視三公四瀆視諸侯諸侯祭其疆內名山大川四瀆江河淮濟也天子曰明堂辟雍諸侯曰泮宮張晏曰制子之辟雍○索隱曰服虔云天子水匝為辟雍諸侯水不匝至半為泮宮禮統又云半有水而半有宮是也周公既相成王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鄭玄曰上帝者天之別名也神無二主故與其處避后稷也自禹興而修社祀后稷稼穡故有稷祠郊社所從來尚矣自周克殷後十四世世益衰禮樂廢諸侯恣行而幽王為犬戎所敗徐廣曰犬一作吠周東徙維維邑秦襄公攻戎救

周始列為諸侯

正義曰秦襄公周平王元年封也

秦襄公既侯居西

垂自以為主少皞之神作西時祠白帝

按此作壇其時之始

牲用駢駒黃牛羝羊各一云

索隱曰毛詩傳云赤馬黑鬣曰駢也羝牡羊

其後十六年秦文公東獵汧渭之間卜居之而吉文

公夢黃虵自天下屬地其口止於鄜衍

李奇曰鄜衍乎山阪曰衍

○索隱曰鄜地名後為縣屬馮翊衍者鄭衆註周禮云下平日衍

文公問史敦敦曰

此上帝之徵君其祠之於是作鄜時用三牲郊祭白帝焉自未作鄜時也而雍旁故有吳陽武時雍東有好時皆廢無祠或曰自古以雍州積高神明之隩故立時郊上帝諸神祠皆聚云蓋黃帝時嘗用事雖晚

事在有無
辭亦疑似

周亦郊焉其語不經見直斥之為是插紳者不道李奇曰插紳也

帶○索隱曰姚氏云摺當作縉鄭衆註周禮云摺讀曰薦則薦亦是進進而置於紳帶之間故史記亦多

作薦也作酈時後九年文公獲若石云于陳倉北阪城

祠之蘇林曰質如石也○正義曰三秦記云太白山

西有陳倉山山有石雞與山雞不別趙高繞山

山雞飛去而石雞不去晨鳴山頭聲聞三里或

言是玉雞括地志云陳倉山在岐州陳倉縣南其神

或歲不至或歲數來來也常以夜光輝若流星從東

南來也至集于祠城則若雄雞其聲殷云野雞夜雉

如淳曰野雞雉也呂后名雉以一牢祠命曰陳寶瓚曰陳

故曰野雞瓚曰殷聲也寶夫人祠或一歲二歲與葉君合葉神來時天為之

殷殷雷鳴雉為雉在長安正西五百里韋昭曰在陳

倉縣寶而祠作酈時後七十八年秦德公既立卜居

之故曰陳寶

雍後子孫飲馬於河遂都雍雍之諸祠自此興用三

百牢於酈時索隱曰百當為白秦君西祀作伏祠索

曰漢舊儀云伏者萬鬼行故閉書日不干磔狗邑四

求也東觀漢記和帝初令伏閉書日是大磔旁磔註云

門以禦蠱菑索隱曰案樂彥云左傳血蠱為蠱梟磔

磔磔也厲鬼亦為蠱將出德公立二年卒其後六年

害人旁磔於四方之門

秦宣公作蜜時於渭南祭青帝其後十四年秦繆公

立病卧五日不寤寤乃言夢見上帝上帝命繆公平

晉亂史書而記藏之府而後世皆曰秦繆公上天秦

益謬悠其

繆公即位九年齊桓公既霸會諸侯於葵丘而欲封

禪管仲曰索隱曰今管子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

禪管仲曰書封禪篇是

卷二十八 封禪書

十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昔無懷氏服虔曰古之王

者在伏羲前見莊子封泰山禪云云李奇曰云云山在梁父東正義曰括地志云云

山在兗州博城縣西南處義封泰山禪云云神農封泰山禪云

云炎帝封泰山禪云云索隱曰鄧展云神農後子孫亦稱炎帝而登封者黃

帝封泰山禪亭亭徐廣曰在鉅平○正義曰括地志云亭亭山在兗州博城縣西南

顓頊封泰山禪云云帝侂封泰山禪云云堯封泰山

禪云云舜封泰山禪云云禹封泰山禪會稽索隱曰

本名茅山吳越春秋云禹巡天下登茅山以朝羣臣乃大會計更名茅山為會計亦曰苗山也湯封

泰山禪云云周成王封泰山禪社首應劭曰山名在博縣晉灼曰在

鉅平南皆受命然後得封禪按此所謂睹符瑞桓公曰

地受命二
字受命
也

寡人北伐山戎索隱曰服虔云蓋今鮮卑是也過孤竹正義曰括地

城在平州盧龍縣南西伐大夏涉流沙束馬懸車上甲耳之山

韋昭曰將上山纏束其馬懸鈎其車也甲耳即齊語所謂辟耳○索隱曰甲耳山名在河東大陽早讀如

字南伐至召陵登熊耳山以望江漢索隱曰荆州記順陽益陽二縣

東北有熊耳山東西各一峰如熊耳狀因以為名齊桓公太史公竝登之或云弘農熊耳非也兵車

之會三索隱曰按左傳謂魯莊十三年會北杏平宋亂僖四年侵蔡遂伐楚六年伐鄭圍新城是

也而乘車之會六索隱曰案左氏謂莊十四年會于鄆十五年又會鄆十六年盟于幽

僖五年會首止八年盟于洮九年會葵丘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諸侯莫違

我昔三代受命亦何以異乎於是管仲睹桓公不可

窮以辭因設之以事曰古之封禪鄗上之黍北里之

禾應劭曰部上山也部音雁蘇林曰部上北里皆地名○素隱曰韋昭云設以不可得之物所以

為盛江淮之間一茅三春謂靈茅所以為藉也東

海致比目之魚韋昭曰各有一目不比不行其名曰鰈○索隱曰鰈音荅郭璞云如牛脰

身薄細鱗紫黑色一眼兩片合乃西海致比翼之鳥

得行今江東呼為王餘亦曰阪魚郭璞云如牛脰

韋昭曰各有一翼不比不飛其名曰鵞鵝○索隱曰

山海經云崇丘之山有鳥狀如鳥一翼一日相得乃

飛名然然後物有不召而自至者十有五焉今鳳凰麟

不來嘉穀不生而蓬蒿藜莠茂鳴梟數至而欲封

禪母乃不可乎於是桓公乃止是歲秦繆公肉晉君

夷吾其後三置晉國之君平其亂繆公立三十九年

而卒其後百有餘年而孔子論述六藝傳略言易姓

而王封泰山禪乎梁父者七十餘王矣其俎豆之禮

不章蓋難言之或問禘之說孔子曰不知知禘之說

其於天下也視其掌詩云紂在位文王受命政不及

泰山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寧而崩唐順之曰此所

至至矣而德不洽謂受命而功不洽矣而日不暇給爰周德之洽維成王成王之封禪

則近之矣及後陪臣執政季氏旅於泰山仲尼譏之

是時萇弘以方事周靈王諸侯莫朝周周力少萇弘

乃明鬼神事設射狸首狸首者諸侯之不來者徐廣曰狸

一名依物恠欲以致諸侯諸侯不從而晉人執殺萇

弘皇覽曰弘冢在洛陽東北山上周人之言方恠者自萇弘按此段

顯下式而百姓不應依物恠而諸侯不從誠之不可

之始為武帝祀龜張本其後百餘年秦靈公作吳陽上時祭黃

帝徐廣曰凡距作審作下時祭炎帝索隱曰吳陽地名蓋在岳之南

又上云雍旁有故吳陽武時今蓋因後四十八年周

武時又作上下時以祭黃帝炎帝

太史儋見秦獻公曰秦始與周合合而離五百歲當

復合合十七年而霸王出焉說見周紀櫟陽雨金秦獻公

自以為得金瑞故作畦時櫟陽而祀白帝晉灼曰漢注在隴西

西縣人先祠山下形如種畦畦各一土封○其後

百二十歲而秦滅周徐廣曰去太史儋言時百二十年周之九鼎入

于秦或曰宋太丘社亡爾雅曰古陵太丘索隱曰應劭云亡淪入地非也按亡謂

社主而鼎没于泗水彭城下其後百一十五年而秦

并天下秦始皇既并天下而帝或曰黃帝得土德黃

龍地螾見應劭曰螾丘蚓也黃帝土位故地夏得木見其神蚓大五六圍長十餘丈

德青龍止於郊草木暢茂殷得金德銀自山溢周得

火德有赤鳥之符今秦變周水德之時昔秦文公出

獵獲黑龍此其水德之瑞於是秦更命河曰德水以

冬十月為年首按此為改正朔張本色上黑度以六為名音上

大呂事統上法服虔曰政上法令也即帝位三年東巡郡縣祠

騶嶧山頌秦功業索隱曰騶縣之嶧山騶縣本邾國魯穆公改作鄒於是徵

從齊魯之儒生博士七十人至乎泰山下諸儒生或

議曰古者封禪為蒲車惡傷山之土石草木索隱曰蒲車謂

蒲聚車輪也埽地而祭席用菹藉應劭曰菹禾藁也去其皮以為席如淳曰菹讀

晉灼曰菹藉也言其易遵也始皇聞此議各乖異難

施用由此絀儒生而遂除車道上自泰山陽至巔立

石頌秦始皇帝德明其得封也從陰道下禪於梁父

其禮頗采太祝之祀雍上帝所用而封藏皆祕之世

不得而記也始皇之上泰山中阪遇暴風雨休於大

樹下諸儒生既絀不得與用於封事之禮聞始皇遇

風雨則譏之於是始皇遂東遊海上行禮祠名山大

川及八神求僊人美門之屬八神將自古而有之或

曰太公以來作之齊所以為齊以天齊也其祀絕莫

頤也議也皆青生之無識者

知起時八神一曰天主祠天齊天齊淵水居臨菑南

郊山下者索隱曰顧氏案解道彪齊記云臨菑城南有

腹臍也小顏曰下下謂最下也○二曰地主祠泰山

梁父蓋天好陰祠之必於高山之下小山之上命曰

時徐廣曰一云之下地貴陽祭之必於澤中圓丘云三

曰兵主祠蚩尤蚩尤在東平陸監鄉齊之西境也索隱

曰監音闕皇覽云蚩尤冢在東平郡壽張縣闕鄉城中也四曰陰主祠三山索隱

氏曰地理志云東萊曲成有三神山也五曰陽主祠之衆正義

地志云之眾山在萊州文登縣西北六曰月主祠之萊山皆在齊北並

勃海七曰日主祠成山成山斗入海韋昭曰成山在東萊○索隱曰

案解道處齊記云不夜城古有日夜出見於東境故萊子立城以不夜為名也斗入海謂斗絕曲入海也最居齊東北隅以迎日出云八日四時主齊琅邪琅邪在齊東方蓋歲之所始皆各用一牢具祠而坐祝所損益珪幣雜異焉自齊威宣之時騶子之徒論著終始五德之運及秦帝而齊人奏之故始皇采用之而宋毋忌正伯僑克尚美門子高韋昭曰皆慕古人名效神仙者○索隱曰樂彥引老子道經云月中仙人宋毋忌白澤圖云火之精曰宋毋忌蓋其人火仙也司馬相如云正伯僑古仙人顧氏案裴秀冀州記云緱氏仙人廟者昔有王喬鍵為武陽人為柏人令於此得仙非王子喬也充尚無所見美門子高者秦最後皆燕人索隱曰始皇使盧生求美門子高是也最後猶言甚後也小顏云自宋為方仙道形解銷化尸解也

張晏曰人老如解去故可則變化也今依於鬼神之事騶衍以陰陽主運如淳曰今其書有主運五行相次轉用事隨方面為服○索隱

曰主運是鄒顯於諸侯而燕齊海上之方士傳其術不能通然則惟迂阿諛苟合之徒自此興不可勝數也海市當有之何足奇

也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萊方上瀛洲此三神山者其傳在渤海中贊云世人相傳之去人不遠患且至則

其傳後極有怪迂矣

船風引而去蓋嘗有至者諸僊人及不灰之藥皆在焉其物禽獸盡白而黃金銀為宮闕未至望之如雲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臨之風輒引去終莫能至云世主莫不甘心焉按太史公論神仙禱祀迂誕之說極意裝點皆寫譏武帝且明其不

在甚

御前語

許次怪迂
而終以始
皇崩深著
送謬

從前恍惚
於水雲之
際片言擊
夢矣

史記

然也後段公孫卿之誕亦然及至秦始皇并天下至海上則方士

言之不可勝數始皇自以為至海上而恐不及矣使

人乃齋童男女入海求之船交海中皆以風為解索隱

日顧野王云皆自曰未能至望見之焉其明年始皇

復游海上至琅邪過恒山從上黨歸後三年游碣石

考入海方士服虔曰疑從上郡歸後五年始皇南至

湘山遂登會稽並海上冀遇海中三神山之奇藥不

得還至沙丘崩楊慎曰此以上兼言歷代巡祭巫咸

漢武事二世元年東巡碣石並海南歷泰山至會稽

皆禮祠之而刻勒始皇所立石書旁以章始皇之功

德其秋諸侯畔秦三年而二世弒死始皇封禪之後

十二歲秦亡諸儒生疾秦焚詩書誅修文學百姓怨

其法天下畔之皆謔曰始皇上泰山為暴風雨所擊

不得封禪此豈所謂無其德而用事者邪昔三代之

君皆在河洛之間故嵩高為中岳而四岳各如其方

四瀆咸在山東至秦稱帝都咸陽則五岳四瀆皆并

在東方自五帝以至秦軼興軼衰名山大川或在諸

侯或在天子其禮損益世殊不可勝記及秦并天下

令祠官所常奉天地名山大川鬼神可得而序也於

是自殺以東索隱曰殺即嶠山杜預云名山五大川

史記 卷二十八 封禪書

祠二曰太室太室嵩高也恒山泰山會稽湘山索隱曰地在長沙水曰濟曰淮索隱曰風俗通云濟廟在臨邑淮廟在平氏也春以

脯酒為歲祠因泮凍服虔曰解凍秋涸凍索隱曰案字林涸竭也音下各

反小顏云涸讀與涿同涿疑也○楊慎曰涸音沔字從

其牲用牛犢各一牢其珪幣各異自華以西名山七

名川四曰華山正義曰括地志云華山在華州華陰縣南古文以為敦物也註云華嶽本

一山當河水過而行河神巨靈手盪脚蹋開而為兩

今脚踏在東首陽下手掌在華山今呼為仙掌河流

於二山薄山薄山者襄山也索隱曰應劭云襄山在潼關北十餘里穆天子

傳云自河首襄山鄜元水經云薄山統目與襄山不

殊在今芮城止與中條山相連是薄襄一山名也

岳山岐山徐廣曰武功縣有大壺山又有岳山○吳

岳徐廣曰在沔也○按吳即岍山書傳鴻冢瀆山瀆

山蜀之汶山也索隱曰黃帝臣大鴻葬雍鴻冢蓋因大鴻葬為名也地理志蜀郡瀆氏道

嶧山在西郭璞註云山在汶

陽郡廣陽縣一名瀆山也

水曰河祠臨晉索隱曰

臨晉馮翊縣地理志臨晉有河水祠○正義曰魚龍

河圖云河伯姓呂公子夫人姓馮名夷河伯字也應

劭云馮夷乃水仙也沔祠漢中索隱曰水經云沔水出武都沮

乃水仙也

漢中湫淵祠朝那蘇林曰湫淵在安定朝那縣方四

木音將江水祠蜀索隱曰風俗通云江出嶧山嶧山

蓋漢初祠之於源後祠之於委也廣雅云江神謂之

水於彭門關立亦春秋泮淵禱賽如東方名山川而

牲牛犢牢具珪幣各異而四大冢鴻岐吳岳皆有嘗

禾孟康曰以新穀祭○索隱曰案謂四山為大陳寶

節來祠服虔曰陳寶其河加有嘗醪此皆在雍州之

域近天子之都故加車一乘駟駒四瀟產正義曰地

古滋水也亦名曰藍谷水即秦嶺水之下流在雍州

藍田縣澧水即荆海猶加之下流也在雍州萬年縣

也長水澧潏徐廣曰音勞駟案漢書音義曰水名在

沈約宋書云營近長水因以為名水經云長水

出白鹿原今之荆溪水是也○按澧水見夏紀

皆非大川以近咸陽盡得比山川祠而無諸加汧洛

正義曰括地志云洛水源自慶州洛源縣白於山南

流入渭又云洛水高州洛南縣西冢嶺山東北流入

河按有二洛水未知祠二淵正義曰地理志云三川

何者○按汧水見夏紀二淵淵在慶州華池縣西

午嶺東二川鳴澤索隱曰服虔云鳴澤在涿郡迺縣

合因名也○正義曰括地志云鳴澤在幽州

范陽蒲山岳嶧先許山之屬為小山川亦皆歲禱賽

泮涸祠禮不必同而雍有日月參辰索隱曰漢書舊

池陽谷口夾道南北斗熒惑太白歲星填星二十八

宿風伯雨師四海九臣晉灼曰自此以下至天淵十

四臣索隱曰九臣十四臣諸布諸嚴諸述之屬百有

餘廟索隱曰爾雅祭星曰布或云諸布西亦有數十

祠索隱曰西即隴西之西於湖有周天子祠索隱曰

湖縣屬於下邳有天神澧瀉有昭明索隱曰案樂彥

京兆於下邳有天神澧瀉有昭明引河圖云熒惑

星散為天子辟池索隱曰顧氏以為璧池即瀉池所

昭明謂華陰平舒道逢使者持璧以遺

瀉池君故曰璧池今案謂天子辟池即周天子辟雍

之地故文王都鄴武王都瀉既立靈臺則亦有辟雍

耳於社、亳有三社主之祠。索隱曰：社是縣，秦秦寧公與亳王戰，亳王奔戎，遂滅

湯社，臣瓚以亳為成湯之邑，云在濟陰，非也。壽星祠。索隱曰：壽星，蓋南極

理安，故祠之以祈福壽也。○正義曰：角亢在辰，為壽星，三月之時，萬物始生，建於春，氣布養其盡，其性不

罹災，天而雍管廟亦有杜主。李奇曰：杜主，故周之右

將軍。索隱曰：地理志：杜陵，故杜伯國有杜主祠四。其在秦中，最小鬼之神

者，各以歲時奉祠。唯雍四時上帝為尊。索隱曰：秦四時，據秦舊而

言秦襄公始列為諸侯，而作西時、文公卜居汧，渭之

間，而作邠時，皆非雍也。至秦德公卜居雍，而後宣公

作密時，祠青帝、靈公，作上時，祠黃帝、下時，祠炎帝，獻

其光景，動人民，唯陳寶，故雍四時。春以為歲禱，因泮

凍、秋涸凍、冬賽祠、五月嘗駒，及四仲之月祠。若月祠

陳寶，即來一祠。春夏用騂，秋冬用駟。時駒四匹，木禺

龍，樂車一駟。漢書音義曰：禺，寄也。寄生龍形於木也。

和樂之節，故取名也。木禺車馬一駟，各如其帝色。黃犢羔各四

珪幣，各有數，皆生瘞埋，無俎豆之具。正義曰：豆以木

尺二寸，漆其中，大夫以上赤，雲氣畫。三年一郊。秦以

冬十月為歲首，故常以十月上宿郊見。李奇曰：宿，通

權火。張晏曰：權，火烽火也。狀若非潔，臯也。其法類稱

舉也。○索隱曰：權，音權。周禮有司權。一拜於咸陽之旁，而衣上白。其用

如經祠云。服虔曰：經常也。西時、畦時祠如其故，上不親往。諸

此祠皆太祝常主，以歲時奉祠之。至如他名山川諸

文說光景

鬼及八神之屬上過則祠去則已郡縣遠方神祠者民各自奉祠不領於天子之祝官祝官有祕祝即有菑祥輒祝祠移過於下漢興高祖之微時嘗殺大蛇

有物曰蛇白帝子也而殺者赤帝子高祖初起禱豐

粉榆社張晏曰粉白榆也社在豐東北或曰粉榆鄉名高祖里社○楊慎曰以高祖北武王則有

天下而德未洽狗沛為沛公則祀蚩尤釁鼓旗遂以

十月至灞上與諸侯平咸陽立為漢王因以十月為

年首而色上赤二年東擊項籍而還入關問故秦時

上帝祠何帝也對曰四帝有白青黃赤帝之祠高祖

曰吾聞天有五帝而有四何也莫知其說於是高祖

曰吾知之矣乃待我而具五也乃立黑帝祠命曰北

時有司進祠上不親往悉召故秦祝官復置太祝太

宰如其故儀禮因令縣為公社李奇曰猶官社下詔曰吾甚

重祠而敬祭今上帝之祭及山川諸神當祠者各以

其時禮祠之如故徐廣曰高祖本紀曰二年六月令祠官祀天地西方上帝山川以時

之祀後四歲天下已定詔御史令豐謹治粉榆社常以

四時春以羊彘祠之令祝官立蚩尤之祠於長安長

安置祠祝安女巫巫其梁巫祠天地天社天水房中堂

上之屬索隱曰禮樂志有安世房中歌皆謂祭時房中堂上歌先祖之功德也晉巫祠

五帝東君雲中司命巫社巫族人先炊之屬索隱曰廣雅云

議禮未定
故不親往

東君日也王逸註楚河雲中雲也東君雲中亦見
 藏易也周禮以禋燎祠司命齊眾云司命文昌四星
 也○正義曰先炊秦巫祠社主巫保族纍之屬索隱曰社
 古炊母之神也主即上文三社之主巫保荆巫祠堂下巫先司命施
 族纍二神名纍音力追反應劭曰先人所求之國及有靈施化民人又
 糜之屬貴悉置祠巫祝博求神靈之意文穎曰巫掌
 人之位次者也范氏世仕於晉故祠祝有晉巫范會
 支庶留秦為劉氏故有秦巫劉氏隨魏都大梁故有
 梁巫後徒豐屬荆故有荆巫○索隱曰巫先謂古
 巫之先有靈者蓋巫咸之類也施糜鄭玄謂主施糜
 神於甘泉三輔故事云胡巫事九九天巫祠九天於甘泉三輔故事云胡巫事九
 神於甘泉三輔故事云胡巫事九九天巫祠九天於甘泉三輔故事云胡巫事九
 天於神明臺淮南子云中央曰鈞天東方曰蒼天東
 北旻天北方玄天西北幽天西方皓天西南朱天南
 方炎天東南陽天是為九天也○正義曰太玄經云
 一中天二美天三徒天四罰更天五辟天六郭天七
 咸天八治天皆以歲時祠宮中其河巫祠河於臨晉
 九成天也

而南山巫祠南山秦中秦中者二世皇帝張晏曰子

匹婦強死為厲各有時月其後二歲或曰周興而邑

部立后稷之祠至今血食天下於是高祖制詔御史

其令郡國縣立靈星祠常以歲時祠以牛張晏曰龍

天田則農祥也晨見而祭○正義曰漢舊儀云五年

修復周家舊祠祀后稷於東南為民祈農報厥功夏

則龍星見而始雩靈星之神也辰之神為靈星高祖十

年春有司請令縣常以春三月及時臘祠社稷以羊

豕民里社各自財以祠制曰可其後十八年孝文帝

即位即位十三年下詔曰今祕祝移過于下朕甚不

取自今除之始名山大川在諸侯諸侯視各自奉祠

天子官不領及齊淮南國廢令太祝盡以歲時致禮如故正義曰齊有泰山淮南有天柱山是歲制曰朕卽位十三年于

今賴宗廟之靈社稷之福方內又安民人靡疾間者此年登朕之不德何以饗此皆上帝諸神之賜也蓋

聞古者饗其德必報其功欲有增諸神祠有司議增雍五時路車各一乘駕被具按駕被謂駕車被馬之飾西時畦時

禹車各一乘禹馬四匹駕被具其河湫漢水加玉各二及諸祠各增廣壇場珪幣俎豆以差加之而祝釐

者歸福于朕百姓不與焉自今祝致敬毋有所祈魯人公孫臣上書曰始秦得水德今漢受之推終始傳

則漢當土德土德之應黃龍見宜改正朔易服色色

上黃是時丞相張蒼好律歷以為漢乃水德之始故河決金堤漢書音義曰在東郡界其符也年始冬十月色外黑

內赤服虔曰十月陰氣在外黑陽氣尚伏在地故內赤與德相應如公孫臣言非也罷之後三歲黃龍見成紀徐廣曰在文帝十五年春

乃召公孫臣拜為博士與諸生草改歷服色事其夏下詔曰異服之神見於成紀無害於民歲以有年朕

祈郊上帝諸神禮官議無諱以勞朕有司皆曰古者天子夏親郊祠上帝於郊故曰郊於是夏四月文帝

始郊見雍五時祠衣皆上赤其明年趙人新垣平以

唐士籍口
明主易听
在此四字

望氣見上言長安東北有神氣成五采若人冠絕焉

或曰東北神明之舍西方神明之墓也張晏曰神明日出東

方舍謂陽谷日沒於西墓謂北谷也天瑞下宜立祠上帝以合符應於

是作渭陽五帝廟向宇帝一殿向各五門各如其帝

色祠所用及儀亦如雍五時韋昭曰宇謂上同下異禮所謂復廟重屋也贊

曰一營宇之中立五廟夏四月文帝親拜霸渭之會以郊見渭

陽五帝五帝廟南臨渭北穿蒲池溝水正義曰顏師古云蒲池為

池而種蒲也權火舉而祠若光輝然屬天焉於是貴

平上大夫賜累千金而使博士諸生刺六經中作王

制索隱曰小顏云刺謂采反之也劉向七錄云文帝所造書有本制兵制服制篇刺音七賜反○按一

本作刻謀議巡狩封禪事文帝出長安門徐廣曰在霸陵駟案

如淳曰亭名也○正義曰括地志云長安門故亭在雍州萬年縣東北苑中後館陶公主長門園武帝以

為長門宮即此若見五人於道北遂因其直北立五帝壇孟康

曰直值也值其立處以作壇祠以五牢具其明年新垣平使人持

玉杯上書闕下獻之平言上曰闕下有寶玉氣來者

已視之果有獻玉杯者刻曰人主延壽平又言臣候

日再中居頃之日卻復中於是始更以十七年為元

年令天下大酺平言曰周鼎亡在泗水中今河溢通

泗臣望東北汾陰且有金寶氣意周鼎其出乎兆見

不迎則不至於是上使使治廟汾陰南臨河欲祠出

光景語凡
光景影響
不可以祀
借哉博士
諸生不加
詳裏使有
可據以息
方士之言

周鼎徐廣曰是後三十人有上書告新垣平所言氣

神事皆詐也下平吏治誅夷新垣平自是之後文帝

怠於改正禦服色神明之事而渭陽長門五帝使祠

官領以時致禮不往焉明年匈奴數入邊興兵守禦

後歲少不登數年而孝景卽位十六年祠官各以歲

時祠如故無有所興至今天子自此後武帝事褚先

今天子初卽位尤敬鬼神之神元年前漢興已六十餘

歲矣徐廣曰六十七天下又安播紳之屬索隱曰播

笏於紳皆望天子封禪改正度也而上卿儒術招賢

良趙綰王臧等以文學爲公卿欲議古立明堂城南

以朝諸侯草巡狩封禪改歷服色事未就會竇太后

治黃老言不好儒術使人微何得趙綰等姦利事召

案綰臧綰臧自殺諸所興爲皆廢後六年竇太后崩

其明年徵文學之士公孫弘等明年今上初至雍郊

見五時後常三歲一郊索隱曰漢舊儀云元年祭天

一遍皇帝自行也楊慎曰武帝封禪事神是時上

等事蓋睹符瑞見而臻泰山肅祗而過者也

求神君舍之上林中躡氏觀徐廣曰神君者長陵女

子以子歿見神於先後宛若孟康曰兄弟妻相謂先

也宛若祠之其室民多往祠平原君往祠徐廣曰武

也也駟案蔡邕曰異姓婦人以恩其後子孫以尊顯及今

氣神方皆
其原也

上即位則厚禮置祠之內中聞其言不見其人云是

時李少君亦以祠竈穀道却老方見上李奇曰食穀道引○索隱

曰如淳云祠竈可以致福按禮竈者老婦之祭盛於盆尊於瓶說文周禮以竈祠祝雍淮南子炎帝作火

官祿為今上尊之少君者故深澤侯舍人索隱曰案表深澤侯

趙將夜以高祖八年封侯至元主方如淳曰匿其年

及其生長常自謂七十能使物却老如淳曰物鬼物也瓚曰物藥物

也其游以方徧諸侯無妻子人問其能使物及不灰

更饋遺之常餘金錢衣食人皆以為不治生業而饒

給又不知其何所人愈信爭事之少君資好方善為

巧發竒中如淳曰時時發言有所中也嘗從武安侯飲索隱曰坐

中有九十餘老人少君乃言與其大父游射處老人

為兒時從其大父識其處一坐盡驚少君見上上有

故銅器問少君少君曰此器齊桓公十年陳於柏寢

索隱曰韓子云齊景公與晏子游于少海登柏寢之臺而望其國已而索其刻果齊

桓公器一宮盡駭以為少君神數百歲人也少君言

上曰祠竈則致物致物而丹沙可化為黃金黃金成

以為飲食器則益壽益壽而海中蓬萊僊者乃可見

見之以封禪則不灰黃帝是也臣嘗游海上見安期

生安期生食巨棗大如瓜索隱曰包愷云巨或作臣安期生僊者

通蓬萊中合則見人不合則隱於是天子始親祠竈

以下宜有
諸又而詳
言之又極
狀之孔子
於定哀之
際微其辭
者豈然歟

史記

期

遣方士入海求蓬萊安期生之屬而事化丹沙諸藥
齊為黃金矣索隱曰齊音居九之李少君病歿天子

以為化去不歿而使黃鍾史寬舒受其方漢書音義

方求蓬萊安期生莫能得而海上燕齊迂之方士

多更來言神事矣毫人謬忌魏作薄奏祠太一方曰

天神貴者太一索隱曰樂汁徽圖曰天宮紫微北極

之別名春秋佐助期曰紫太一一作曰五帝古者天子

以春秋祭太一東南郊用太牢七日為壇開八通之

鬼道索隱曰司馬彪續漢書祭祀志云壇有八陞通

通廣三於是天子令太祝立其祠長安東南郊常奉

祠如忌方其後人有上書言古者天子三年一用太

牢祠神三一天一地一太一天子許之令太祝領祠

之於忌太一壇上如其方後人復有上書言古者天

子常以春解祠索隱曰謂祠祭祠黃帝用一梟破鏡

孟康曰梟鳥名食母破鏡獸名食父黃帝欲絕其類

使百物祠皆用之破鏡如狸而虎眼或云直用破鏡

冥羊服虔曰用羊祠馬行正義曰用一青牡馬太一

澤徐廣曰澤山君地長用牛索隱曰太一大神也澤

地長謂祭地於嶧山同嶧太牢武夷君用乾魚索隱

故云用牛蓋是異代之法也武夷山溪陰陽使者以一牛

氏案地理志云建安有武夷山溪陰陽使者以一牛

有仙人葬處即漢書所謂武夷君陰陽使者以一牛

令祠官領之如其方而祠於忌太一壇旁其後天子

令神仙帝
食是更天
下逆惡

前所云阿諛苟合之徒曰此與

苑有白鹿以其皮為幣

索隱曰按食貨志幣以白鹿皮方尺緣以纁以薦璧得以

黃金一以發瑞應造白金焉

索隱曰樂彥云其明年斤代之

郊雍獲一角獸若麟然

按武紀若鹿然漢書詔獲駃騠此若麟然正明其非麟也

有司曰陛下肅祗郊祀上帝報享錫以角獸蓋麟云

於是薦五時時加一牛以燎錫諸侯白金風符應

合于天也於是濟北王以為天子且封禪乃上書獻

太山及其旁邑天子以他縣償之常山王有罪遷天

子封其弟於真定以續先王祀而以常山為郡然後

五岳皆在天子之邦其明年齊人少翁以鬼神方見

上正義曰漢武故事云少翁年二百歲色比童子上有所幸王夫人徐廣曰外戚傳

曰趙之王夫人幸夫人卒少翁以方蓋夜致王夫人

及竈鬼之貌云索隱曰漢書作李夫人卒帝悼之李少翁致其形帝為祠作賦此云王夫人

未天子自帷中望見焉於是乃拜少翁為文成將軍

賞賜甚多以客禮禮之文成言曰上即欲與神通宮

室被服非象神神物不至乃作畫雲氣車及各以勝

日駕車辟惡鬼索隱曰樂彥云畫以勝日者謂畫青

壬癸畫白車以庚辛畫黃車以戊己將有水事則乘黃車故云駕車辟惡鬼也又作甘泉宮

中為臺室畫天地太一諸鬼神而置祭具以致天神

居歲餘其方益衰神不至乃為帛書以飯牛佯不知

言曰此牛腹中有奇殺祝得書書言甚恠天子識其

手書問其人果是為書於是誅文成將軍正義曰漢武故事云

文成誅月餘使者籍責適逢於漕亭遂言隱之其後

則又作栢梁銅柱徐廣曰元承露仙人掌之屬矣索隱

日三輔故事云臺高二十丈用香栢為殿梁香聞十

里中建章宮承露盤高三十丈丈七圍以銅為之有

仙人掌承露和玉屑飲之故張衡賦曰文成灰明年

天子病鼎湖甚晉灼曰在湖縣○索隱曰三巫醫無

所不致不愈游水發根索隱曰顏師古云游水姓

上郡有巫病而鬼神下之上召置祠之甘泉及病使

人問神君按此又神君神君言曰天子無憂病病少愈疆

與我會甘泉於是病愈遂起幸甘泉病良已大赦置

酒壽宮神君贊曰奉神之宮也○壽宮神君最貴者

太一其佐曰大禁司命之屬皆從之弗可得見聞其

言言與人音等時去時來來則風肅然按肅然形居

室帷中時晝言然常以夜天子寤然後入因垂為主

人關飲食所以言行下按武紀作所欲者言行下又

置壽宮非宮張羽旗設供具以禮神君神君所言上

使人受書其言命之曰書法漢書音義曰或其所語

世俗之所知也無絕殊者而天子心獨喜其事祕世

莫知也其後三年有司言元宜以天瑞命不宜以一

二數正義曰孝景以前即位以一元曰建二元以長

星日光三元以郊得一角獸曰狩云其明年冬天子郊雍議曰今上帝朕親郊而后土無祀則禮不答也

有司與太史公索隱曰按虞喜志林云古者主大官皆十公自周至漢其職轉卑然朝會

坐位猶居公上尊天之道其官屬仍以舊名尊而稱公公名當起於此故如淳云太史公位在丞相上天

下郡國計書先人太史公留上丞相其義是也祠官寬舒議天地牲角蠶栗

今陛下親祠后土后土宜於澤中圓丘為五壇壇一

黃犢太牢具已祠盡瘞而從祠衣上黃於是天子遂

東始立后土祠汾陰睢丘駟按蘇林曰睢音誰如淳曰河之東岸持堆堀長四

五里廣二里餘高十餘丈汾陰縣在睢之上如寬舒

等議上親望拜如上帝禮禮畢天子遂至滎陽而還

過雒陽下詔曰三代邈絕遠矣難存其以三十里地

封周後為周子南君以奉其先祀焉是歲天子始巡

郡縣浸尋於泰山矣索隱曰浸尋即浸淫也其春樂成侯

丁名義○索隱曰上書言樂大樂大膠東宮人徐廣曰姓

郊祀志樂成侯登人故嘗與文成將軍同師已而為膠東王尚方而樂

成侯姊為康王后索隱曰康王名寄無子康王死他姬子立

為王而康后有淫行與王不相中索隱曰三蒼云中得也相危

以法康后聞文成已死而欲自媚於上乃遣樂大因

樂成侯求見言方天子既誅文成後悔其蚤死惜其

方不盡及見樂大大說天為人長美言多方略而敢

為大言處之不疑。大言曰：臣嘗往來海中，見安期、美門之屬，顧以臣為賤，不信。臣又以為康王諸侯耳，不足與方。臣數言康王，康王又不用。臣之師曰：黃金可成，而河決可塞，不灰之藥可得，僊人可致也。然臣恐效文成，則方士皆奄口，惡敢言方哉。上曰：文成食馬肝，死耳。索隱曰：論衡云：氣勃而毒，子誠能修其方，盛故食走馬肝殺人。

我何受乎？大曰：臣師非有求人，人者求之。陛下必欲致之，則貴其使者，令有親屬，以客禮待之，勿卑。使各佩其信印，乃可使通言於神人。神人尚肯邪？不邪？致尊其使，然後可致也。於是上使驗小方，鬪碁，碁自相

荒謬傳會
極備墓焉

觸擊。索隱曰：顧氏案萬畢術云：取雞血，雜磨鐵，是時上方憂河決，而黃金不就，乃拜大為五利將軍，居月餘，得四印，佩天士將軍、地士將軍、大通將軍印。制詔御史，昔禹疏九江，決四瀆，間者河溢，臯陸。師古曰：臯水旁地也。

隄繇。按：隄繇，築按：隄，夜也。不息。朕臨天下二十有八年，天若遺朕士，而大通焉。乾稱蜚龍，鴻漸于般。朕意庶幾與焉。其以二千戶封地士將軍，大為樂通侯。韋昭曰：樂通，臨淮高平縣。

賜列侯甲第，僮千人，乘輦斥車馬，帷幄器物以充其家。漢書音義曰：有甲乙第，次故曰第。又：以衛長公主妻之。索隱曰：衛子夫之子曰衛太子，女曰衛長公主，是衛后長女也。非如帝姊曰長公主之例也。

方士惟迂
斷更惟迂

齋金萬斤更命其邑曰當利公主索隱曰地理志天

子親如五利之第使者存問供給相屬於道自大主

徐廣曰武帝姑將相以下皆置酒其家獻遺之於是天子又

刻玉印曰天道將軍使使衣羽衣夜立白茅上五利

將軍亦衣羽衣夜立白茅上受印以示不臣也而佩

天道者且為天子道天神也於是五利常夜祠其家

欲以下神神未至而百鬼集矣然頗能使之其後裝

治行東入海求其師云大見數月佩六印索隱曰更

及大道將軍印為六月貴震天下而海上燕齊之間莫不搯

虔服曰滿手曰搯而自言有禁方能神僊矣其夏六

月中汾陰巫錦為民祠魏雁后土營旁按汾陰故魏

見地如鈞狀招也索隱曰招搯也音步溝反視得尚尚大異於衆尚

文縷無款識韋昭曰款刻也惟之言吏吏告河東

太守勝勝以聞天子使使驗問巫得尚無姦詐乃以

禮祠迎出至甘泉從行上薦之至中山徐廣曰河渠

自中山山西索隱曰此山在燕臨臨武紀作晏温

馬翊谷口縣西近九變山日出濟清為晏晏而温也楊慎曰濟霽同凡日有

出太早則陰雨日出稍晏則晴霽故謂晴為晏

黃雲蓋焉有庶過土自射之因以祭云徐廣曰上言

或者祭至長安公卿大夫皆議請尊寶鼎天子曰間

者河溢歲數不登故巡祭后土祈為百姓育穀今茂

豐庶未報，鼎曷爲出哉？有司皆曰：聞昔秦帝興神鼎。

一。索隱曰：孔文祥云：太帝太昊也。一者壹統天地萬物所繫終也。黃

帝作寶鼎三，象天地人。禹收九牧之金，鑄九鼎，皆嘗

烹。饗徐廣曰：饗，亨也。音殤。上帝鬼神，遭聖則興，萬

遷于夏商。周德衰，宋之社亡，鼎乃淪沒，伏而不見。頌

云：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鼎鼎及燹。韋昭曰：爾雅云：鼎，絕大謂之鼎。圖也。

上謂之鼎。不吳不鷺，胡考之休。索隱曰：毛詩傳云：吳，譁也。姚氏按：向承天云：當爲吳。

音從霸反。說又吳一口大言也。今鼎至甘泉，光閏龍變，承休無疆。合

茲中山，有黃白雲降，蓋若獸爲符。服虔曰：雲若獸在車蓋也。路弓

乘矢，集獲壇下，報祀大享。徐廣曰：一云大報祠享。唯受命而帝

者。心。知。其。意。而。合。德。焉。鼎。宜。見。於。祖。禰。藏。于。帝。廷。以

合。明。應。制。曰。可。入。海。求。蓬。萊。者。言。蓬。萊。不。遠。而。不。能

至。者。殆。不。見。其。氣。上。乃。遣。望。氣。佐。候。其。氣。云。其。秋。上

幸。雍。且。郊。或。曰。五。帝。太。一。之。佐。也。宜。立。太。一。而。上。親

郊。之。上。疑。未。定。齊。人。公。孫。卿。曰。今。年。得。寶。鼎。其。東。辛

巳。朔。旦。冬。至。與。黃。帝。時。等。卿。有。札。書。曰。黃。帝。得。寶。鼎

宛。胸。問。於。鬼。史。區。索隱曰：黃帝佐也。藝文志作鬼容區。鬼史區對曰：黃

帝得寶鼎，神策是歲巳酉朔旦冬至，得天之紀，終而

復始。於是黃帝迎日推策，後率二十歲復。按紀作朔得爲長。

旦冬至，凡二十推，三百八十年，黃帝僊登于天。卿因

武帝其心
在此

所忠欲奏之所忠視其書不經疑其妄書謝曰寶鼎
事已決矣尚何以爲卿因嬖人奏之上大詭乃召問
卿對曰受此書申公申公也上曰申公何人也卿
曰申公齊人與安期生通受黃帝言無書獨有此鼎
書曰漢興復當黃帝之時曰漢之聖者在高祖之孫
且曾孫也寶鼎出而與神通封禪封禪七十二王唯
黃帝得上泰山封申公曰漢主亦當上封上封則能
僊登天矣黃帝時萬諸侯而神靈之封居七千索隱曰豈
昭云黃帝時萬國以其修神靈得封者七十國或爲七十國顧氏案國語仲尼云山川之守足以紀綱天下者其寺爲神○按謂封守之中神靈當祭告者居七千

夷五在中國中國華山首山太室泰山東萊此五山

黃帝之所常游與神會黃帝且戰且學僊忠百姓非

其道者乃斷斬非鬼神者索隱曰謂有非毀鬼神之人乃斷理而誅斬之百

餘歲然後得與神通黃帝郊雍上帝宿三月鬼史區

號大鴻歿葬雍故鴻冢是也其後黃帝接萬靈明廷

明廷者甘泉也所謂寒門者谷口也徐廣曰寒一作塞漢書音義曰

黃帝仙於寒門也○索隱曰服處云寒門黃帝所僊之處小顏云谷口中山之谷口漢時爲縣今呼爲冷

谷去甘泉八十里盛黃帝采首山銅鑄鼎於荆山下

鼎既成有龍垂胡髯下迎黃帝索隱曰說文云胡牛垂頷也釋名云胡在

咽下垂者則黃帝上騎羣臣後宮從上者七十餘人

子武帝如
偶然

人主此一
念來方士
也

身曰鹿
中以為
納鹿中
以水及酒
合納鹿中

龍乃上去，餘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龍髯，龍髯拔墮，墮

黃帝之弓，百姓仰望黃帝既上天，乃抱其弓與胡髯

號，故後世因名其處曰鼎湖。其弓曰烏號，於是天子

曰：嗟乎！吾誠得如黃帝，吾視去妻子如脫躡耳。乃拜

卿為郎，東使候神於太室，上遂郊雍，至隴西，西登空

峒，幸甘泉，令祠官寬舒等具太一祠壇，祠壇放薄忌

太一壇，壇三垓。徐廣曰：階次也。駟案李五帝壇環居

其下，各如其方。黃帝西南，除八通鬼道，太一其所用

如雍一時物，而加醴棗酏之屬，殺一狸牛以為俎豆

牢具，而五帝獨有俎豆醴進。索隱曰：師古云：其其下

四方地為醊食。正義曰：劉伯莊云：謂繞壇羣臣從者

及北斗云。按羣臣武紀巳祠，胙餘皆燎之，其牛色白。

鹿居其中，巍在鹿中，水而泊之。徐廣曰：泊一作酒灌

○正義曰：以大羹和祭物，燎之祭日，以牛祭月，以羊

巍特。索隱曰：樂彥云：祭日以太牢，月以少牢，特不太

一祝宰，則衣紫及繡，五帝各如其色，日赤，月白，十一

月辛巳朔旦冬至，昧爽天子始郊拜太一，朝朝日，夕

夕月。應劭曰：天子春朝日，秋夕月。瓚曰：漢儀郊泰一

時皇帝平旦出行宮東，向屏，日其夕，西向一月

使用郊日不則揖而見太一，如雍郊禮，其贊饗曰：天

用春秋也始以寶鼎神策授皇帝，朔而又朔，終而復始，皇帝敬

拜見焉而衣上黃其祠列火滿壇壇旁亨炊具有司

云祠上有光焉公卿言皇帝始郊見太一雲陽有司

奉瑄玉孟康曰璧大六寸謂之瑄嘉牲薦饗是夜有美光及晝黃

氣上屬天太史公祠官寬舒等曰神靈之休祐福兆

祥宜因此地光域立太時壇以明應令太祝領秋及

臘間祠三歲天子一郊見其秋為伐南越告禱太一

以牡荆畫帟日月北斗登龍韋昭曰牡剛也以牡荆為柄○按交龍為旂有

一升一降今止畫升龍故曰登龍以象天一三星為太一徐廣曰

曰天極星明者太一常居也斗口三星曰天一駟命

案晉灼曰畫一星在後三星在前為太一鋒也曰靈旗為兵禱則太史奉以指所伐國而五利將軍

使不敢入海之泰山祠上使人隨驗實母所見五利

妄言見其師其方盡多不讐索隱曰鄭德云相應為讐上乃誅五

利其冬公孫卿候神河南言見僊人跡緱氏城上有

物如雉往來城上天子親幸緱氏城視跡問卿得母

效文成五利乎卿曰僊者非有求人主人主者求之

其道非少寬假神不來言神事事如迂誕積以歲乃

可致也於是郡國各除道繕治宮觀名山神祠所以

望幸也其春既滅南越上有嬖臣李延年以好音見

上善之下公卿議曰民間祠尚有鼓舞樂今郊祠而

無樂豈稱乎公卿曰古者祠天地皆有樂而神祇可

大六寸

公卿議與上若一阿

得而禮。或曰太帝使素女。素隱曰亦謂太昊鼓五十弦瑟。

帝禁不止。故破其瑟為二十五弦。於是賽南越禱祠。

太一后土始用樂舞。益召歌兒。作二十五弦。徐廣曰瑟及

空侯。徐廣曰應劭云武帝令樂人候調始造此器琴瑟自此起。其來年冬。

上議曰古者先振兵釋旅。然後封禪。乃遂北巡朔方。

勒兵十餘萬。還祭黃帝冢。橋山釋兵。須如。徐廣曰須一作涼李

地名上曰吾聞黃帝不歿。今有冢。何也。或對曰黃帝

已僊。上天。羣臣葬其衣冠。既至甘泉。為且用事泰山。

先類祠太一。自得寶鼎。上與公卿諸生議封禪。封禪

用希曠。絕莫知其儀禮。而羣人欲封禪。尚書周官王

八子有事
宗廟必自
射牲

制之望。祀射牛事。瓚曰射牛示親殺也齊人丁公年九十餘曰

封禪者。合不歿之名也。秦皇帝不得上封。陛下必欲

上。稍上。即無風雨。遂上封矣。上於是乃令諸儒習射

牛。草封禪儀。數年。至且行。天子既聞公孫卿及方士

之言。黃帝以上封禪。皆致怪。物與神通。欲放黃帝以

上。接神僊人蓬萊士。高世比德於九皇。而頗采儒術。

以文之羣。儒既已不能。辨明封禪事。又牽拘於詩書

古文。而不能騁。上為封禪祠。器示羣儒。羣儒或曰不

與古同。徐偃又曰太常諸生行禮。不如魯善。周霸屬

圖封禪事。服虔曰屬會也於是上絀偃霸。而盡罷諸

儒不用三月遂東幸緱氏禮登中岳太室

韋昭曰崧高山有太

室少室山山從宮在山下聞若有言萬歲云問上上

不言問下下不言於是封太室奉祀命曰

漢書宗山

崇高邑東上泰山泰山之草木葉未生乃令人上石

立之泰山巔上遂東巡海上行禮祠八神齊人之上

疏言神惟奇方者以萬數然無驗者乃益發船令言

海中神山者數千人求蓬萊神人公孫卿持節常先

行候名山至東萊言夜見大人長數丈就之則不見

見其跡甚大類禽獸云羣臣有言見一老父牽狗言

吾欲見巨公已忽不見上即見大跡未信及羣臣有

言老父則大以為僊人也宿留海上予方士傳車及

間使求僊人以千數四月還至奉高上念諸儒及方

士言封禪人人殊不經難施行天子至梁父禮祠地

主乙卯令侍中儒者皮弁薦紳射牛行事封泰山下

東方如郊祠太一之禮封廣丈二尺高九尺其下則

有玉牒書書祕禮畢天子獨與侍中奉車子侯

韋昭曰子

侯霍去上泰山亦有封其事皆禁明日下陰道丙辰

禪泰山下趾東北肅然山如祭后土禮天子皆親拜

見衣上黃而盡用樂焉江淮間一茅三脊為神藉五

色土益雜封縱遠方奇獸蜚禽及白雉諸物頗以加

禮。兕牛犀象之屬不用。皆至泰山祭后土。按此三字武紀作然

去。後封禪祠。其夜若有光。晝有白雲起封中。天子從禪

還。坐明堂。羣臣更上壽。於是制詔御史。朕以眇眇之

身。承至尊。兢兢焉懼不任。維德菲薄。不明于禮樂。修

祠太一。若有象景光。屑如有望。震於惟物。欲止不敢。

遂登封泰山。至于梁父。而後然。肅然自新。嘉與士夫

夫。更始。賜民百戶。牛一。酒十石。加年八十。孤寡布帛

二匹。復博。奉高。蛇丘。歷城。無出今年租稅。其大赦

天下。如乙卯。赦令行。所過毋有復作。事在二年前。皆

勿聽治。又下詔曰。古者天子五載一巡狩。用事泰山。

諸侯有朝宿地。其令諸侯各治邸。泰山下。天子既已

封泰山。無風雨災。而方士更言蓬萊諸神。若將可得。

於是上欣然。庶幾遇之。乃復東至海上。望冀遇蓬萊

焉。奉車子侯暴病。一日死。索隱曰。新論云。武帝出璽

印。帝畏惡。故殺之。風俗通亦云。然顧胤案。武帝集。帝

子侯家語云。道士皆言子侯得仙。不足悲。此說是也。

也。上乃遂去。並海上。北至碣石。巡自遼西。歷北邊。至

九原。五月。反至甘泉。有司言寶鼎出。為元鼎。以今年

為元封元年。其秋。有星茀于東井。後十餘日。有星茀

于三能。韋昭曰。東井。秦分。後衛太望氣王朔言。候獨

見。旗星出如瓜。食頃復入焉。有司皆曰。陛下建漢家

封禪天其報德星云索隱曰旗星漢書作填星其來年冬郊雍五

帝還拜祝祠太一贊饗曰德星昭衍厥維休祥壽星

仍出淵耀光明信星昭見皇帝敬拜太祝之享其春

公孫卿言見神人東萊山若云欲見天子天子於是

幸緱氏城拜卿為中大夫遂至東萊宿留之數日索隱

曰宿留音秀無所見見大人跡云復遣方士求神惟

采芝藥以千數是歲旱於是天子既出無名乃禱萬

里沙應劭曰萬里沙神祠也在東萊曲城過祠太山還至瓠子瓠子隄

名蘇林曰在甄城以南濮陽以止自臨塞決河留二日沈祠而去使

二卿將卒塞決河徙二渠復禹之故跡焉是時既滅

兩越越人勇之乃言越人俗鬼武紀俗下有信字而其祠皆

見鬼數有效昔東甌王敬鬼壽百六十歲後世怠慢

故衰耗乃令越巫立越祝祠安臺無壇亦祠天神上

帝百鬼而以雞卜上信之越祠雞卜始用公孫卿曰

僊人可見而上往常遽以故不見今陛下可為觀如

緱城徐廣曰一云如緱氏城置脯棗神人宜可致也且僊人好

樓居於是上令長安則作蜚廉桂觀應劭曰蜚廉神禽能致風氣

甘泉則作益延壽觀索隱曰小顏以為作益壽延壽二館漢帝故事云作延壽觀亭

三十使卿持節設具而候神人乃作通天莖臺徐廣曰音

其泉○索隱曰漢書並無莖字疑衍置祠具其下將招來僊神人之屬

天旱則稱
黃帝柏梁
歲則稱黃
帝何事不
可傳會

迂怪之士
又一捷徑

於是甘泉更置前殿始廣諸宮室夏有芝生殿房內
中天子爲塞河與通天臺若見有光云乃下詔甘泉
房中生芝九莖赦天下毋有復作其明年伐朝鮮夏
旱公孫卿曰黃帝時封則天旱乾封三年上乃下詔
曰天旱意乾封乎其令天下尊祠靈星焉正義曰靈
星卽龍星
也其明年上郊雍通回中道徐廣曰在
扶風汧縣巡之春至鳴
澤服虔曰在涿
郡遼縣北界從西河歸其明年冬上巡南郡至江
陵而東登禮瀟之天柱山號曰南岳浮江自尊陽出
從陽應劭曰瀟樅陽
一縣俱屬廬江過彭蠡禮其名山川北並琅邪
並海上四月中至奉高修封焉初天子世西山泰山

東北趾古時有明堂處處險不敞上欲治明堂奉高
旁未曉其制度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明
堂圖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通水圜宮垣爲複
道上有樓從西南入命曰昆侖天子從之入以拜祠
上帝焉於是上令奉高作明堂汶上如帶圖及五年
修封則祠太一五帝作明堂上坐令高皇帝祠坐對
之祠后土於下房以二十太牢天子從昆侖道入始
拜明堂如郊禮禮畢燎堂下而上又上泰山自有祕
祠其巔而泰山下祠五帝各如其方黃帝并赤帝而
有司侍祠焉山上舉火下悉集後二歲十一月

甲子朔旦冬至推曆者以本統天子親至泰山以十

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祠上帝明堂母修封禪徐廣曰常

五年一修耳今適二年故但祠於明堂其贊饗曰天增授皇帝太元神

策周而復始皇帝敬拜太一東至海上考入海及方

士求神者莫驗然益遣冀遇之十一月乙酉柏梁裁

十二月甲午朔上親禪高里伏儼曰山名在泰山下祠后上臨

勃海將以望祀蓬萊之屬冀至殊廷焉上還以柏梁

裁故朝受計甘泉正義曰顧胤云以公孫卿曰黃帝裁故受計獻之物

就青靈臺十二日燒黃帝乃治明廷明廷甘泉也方

士多言古帝王有都甘泉者其後天子又朝諸侯甘

泉甘泉作諸侯邸勇之乃曰越俗有火裁復起屋必

以大用勝服之於是作建章宮度為千門萬戶前殿

度高未央其東則鳳闕高二十餘丈其西則唐中數

十里虎圈其北治大池漸臺高二十餘丈命曰太液

池中有蓬萊方丈瀛州壺梁象海中神山龜魚之屬

其南有玉堂壁門大鳥之屬乃立神明臺井幹樓度

五十丈輦道相屬焉索隱曰井幹臺積木為樓言夏

漢改曆以正月為歲首而色上黃官名更印章以五

字張晏曰漢據土德土數五故用五為印文為太初元年是歲西伐大宛

蝗大起丁夫人雒陽虞初等以方祠詛匈奴大宛焉

蘇軾曰漢武帝惡巫蠱如仇蓋夫婦君臣父子之間
傲傲然不聊生矣然方使丁夫人虞初等以方祠詛
何奴大宛已且為巫蠱其明年有司上言雍五時無
何以責其下此最可笑

牢熟具芬芳不備乃令祠官進時特牢具色食所勝

而以木禺馬代駒焉獨五月嘗駒行親郊用駒及諸

名山川用駒者悉以木禺馬代行過乃用駒他禮如

故其明年東巡海上考神僊之屬未有驗者方士有

言黃帝時為五城十二樓以候神人於執期命曰迎

年上許作之如方命曰明年上親禮祠上帝焉公玉

帶曰黃帝時雖封泰山然風后封臣武紀作封鉅應

岐伯令黃帝封東泰山禪凡徐廣曰一作九山合符然後不

灰焉天子既令設祠具至東泰山泰山卑小董份曰

當有不稱其聲乃令祠官禮之而不封禪焉其後令

帶奉祠候神物夏遂還泰山修五年之禮如前而加

以禪祠石閭石閭者在泰山下陞南方方士多言此

僊人之閭也故上親禪焉其後五年復至泰山修封

還過祭恒山今天子所興祠太一后土三年親郊祠

建漢家封禪五年一修封薄忌太一及三一真羊馬

行赤星五寬舒之祠官以歲時致禮索隱曰郊祀志

祠后土為五壇故謂之五寬舒祠官也又曰即上太

一等五神也○董份曰寬舒建祠五而云五寬舒之

祠凡六祠皆太祝領之至如八神諸明年按諸字是

統括字舉

奇

漢書自封
泰山后十
三歲而周
臨於五岳
四瀆矣仕

勝其得延
年也

明年凡山以統其餘也凡山他名祠行過則祠行去

則已方士所興祠各自主其人終則已祠官不主他

祠皆如其故今上封禪其後十二歲而還徧於五岳

四瀆矣而方士之候祠神人篇疑到底至此方决入海求蓬萊終無有驗

而公孫卿之候神者猶以大人之跡為解無有效天

子益怠厭方士之恠迂語矣然騶縻不絕冀遇其真

自此之後方士言神祠者彌衆然其效可睹矣

太史公曰余從巡祭天地諸神名山川而封禪焉入

壽宮侍祠神語究觀方士祠官之意於是退而論次

自古以來用事於鬼神者具見其表裏後有君子得

以覽焉若至刳豆珪幣之詳獻酬之禮則有司存

漢書祠神
八於支門
疑下一段
陸方摹寫

山漢武始祠焉

四瀆江河淮濟也

昔本江作

昔本江作

昔本江作

昔本江作

封禪書考

封禪帝王祀典流而為神仙則秦漢之妄也
南嶽衡山也

凌氏評衡山即霍山非也霍山在廬江一名天柱
山漢武始祠為南嶽非古之南嶽也

四瀆江河淮濟也

舊本江作五誤也蘇本瀆下有者字

詩云紂在位

詩當作書

曰天主句祠天齊

天地兵日月陰陽四時者八神名也主字舊屬下句讀據後武帝至梁父禮祀地主則此八神名當在主字句絕也

山皆在齊北並勃海

山指之罘之萊二山故云皆也山字屬上句誤

秋涸凍

涸字古作洛洛澤冰也

吳嶽

索隱注沂有垂山無嶽山湖本誤刻

蜀之汶山也

蘇本缺也字

孝文帝即位

封禪書載文帝即位十三年二詔最爲緊要班氏去之非是

食臣棗大如瓜

食去聲今本臣作巨非

祠神三句一天一地一太一

天地太一即所謂神三也湖本讀祠神句而以一天一地一太一爲四神非

祠馬行

三字為句馬行神名湖本祠字屬上句非
上有所幸王夫人夫人卒

漢書作李夫人誤李夫人卒時少翁死已久矣
人者求之

洞本者作自

皆嘗享飴上帝鬼神

八字為一句湖本句讀誤

有黃白雲降蓋句

蓋即上文有黃雲蓋焉是

卿有札書

監本札作禮誤

宛胸問於鬼吏區

武紀胸作侯

為醖食羣神從者及北斗云

為醖食三字屬下句讀監本屬上句非

朝朝日夕夕月則揖句

言朝日夕月揖而不拜也監本則揖屬下句誤

封禪用希曠句絕莫知其儀禮

絕字屬下句讀今本屬上句非

非至碣石

史記

湖本碣作竭誤

乃令越巫越祝句

監本祠字屬上句非

五寬舒之祠官

漢志五下有牀字五牀神名下文凡六祠即攝太

乙三一冥羊馬行赤星五牀

史記卷二十九

河渠書第七

夏書曰禹抑鴻水十三年過家不入門陸行載車水

行載舟泥行蹈毳按夏紀山行即橋徐廣曰橋近遙

直轅車也音已足反尸子曰山行乘櫟音力以別九

州隨山浚川任土作貢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然河

蓄衍溢害中國也尤甚唯是為務故道河自積石歷

龍門南到華陰東下砥柱及孟津維汭至于大邳於

是禹以為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常昭曰湍難以行

平地數為敗乃斷二渠以引其河漢書音義曰斷分

以後詳歷
代治水則
言井然

識

丘西南二折者也其一則灑川○索隱北載之高地

過降水至于大陸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于勃海九

川既疏九澤既灑諸夏艾安功施于三代自是之後

滎陽下引河東南為鴻溝索隱曰文穎云即今官渡水也蓋為二流一南經陽

武為官渡水一東經大梁城即河溝今之汴河是也

汝淮泗會于楚西方則通渠漢水雲夢之野東方則

通鴻溝江淮之間於吳則通渠三江五湖常昭曰五湖湖名耳

實一湖今太湖是也在吳西南於齊則通菑濟之間於蜀蜀守冰

姓李鑿離晉灼曰古離字碎沫水之害索隱曰碎音避沫音末按說文云沫

水出蜀西南徼外與青衣合東南入海也穿二江成都之中正義曰杜預益州記云二

江者耶江流江也風俗通云秦昭王使李冰為蜀守

開成都縣雨江溉田萬頃神須取女二人以為婦冰

自以為女與神婚徑至祠勸神酒酒杯澹澹因厲聲

責之因忽不見良久有兩蒼牛鬪於江峯有間輒還

流江謂官屬曰吾鬪疲極不當相助耶南向腰中正

白者我綬也主簿刺殺北面者江神遂歿華陽國志

云蜀時濯錦流此渠皆可行舟有餘則用溉澆百姓

享其利至于所過往往引其水益用溉田濤之渠以

萬億計然莫足數也西門豹引漳水溉鄴以富魏之

河內而韓聞秦之好興事欲罷之毋令東伐乃使水

工鄭國間說秦令鑿涇水自中山西邸瓠口為渠索隱

曰小顏云中音仲即今九變山之東中山是也邸至

也瓠口即谷口郊祀志所謂寒門谷口是也與池陽

餘里欲以溉田中作而覺秦欲殺鄭國鄭國曰始臣

為間然渠成亦秦之利也索隱曰溝洫志鄭國曰臣為韓延數歲之命為秦建

萬世之功是也秦以為然卒使就渠渠就用注填闕之水溉

澤鹵之地四萬餘頃索隱曰澤一作鳥音昔收皆畝一鐘於是

關中為沃野無凶年秦以富彊卒并諸侯因命曰鄭

國渠漢興三十九年孝文時河決酸棗東潰金隄正義

曰括地志云金隄一名於是東郡大興卒塞之其後

四十有餘年今天子元光之中而河決於瓠子東南

注鉅野正義曰括地志云鄆州鉅野縣東北大澤是通於淮泗於是天子

使汲黯鄭當時與人徒塞之輒復壞是時武安侯田

如壽園
往往如是

蚡為丞相其奉邑食餼索隱曰餼音輸謂餼居河北

河決而南則餼無水菑邑收多蚡言於上曰江河之

決皆天事未易以人力為彊塞塞之未必應天而望

氣用數者亦以為然於是天子久之不事復塞也是

時鄭當時為大農言曰異時關東漕粟從渭中上度

六月而罷而漕水道九百餘里時有難處引渭穿渠

起長安竝南山下至河三百餘里徑易漕度可令三

月罷而渠下民田萬餘頃又可得溉田此損漕省

卒而益肥關中之地得穀天子以為然令齊人水工

徐伯表索隱曰舊說徐伯表水工姓名也小顏云表者巡行穿渠之處而表記之若今豎標表不

封事簡盡
河法

史記

是名悉發卒

徐廣曰一六悉衆

數萬人穿漕渠三歲而通通

以漕大便利其後漕稍多而渠下之民頗得以溉田

矣其後河東守番係言漕從山東西

索隱曰番音發又音潘詩小雅

云番維司徒番氏也係音系從山東西者謂從山東運漕而西入關也

歲百餘萬石更

砥柱之限敗亾甚多而亦煩費穿渠引汾

正義曰括地志云汾

水源出嵐州靜樂縣北管涔山北東南流

溉皮氏汾

入并州即西南流至絳州蒲州入河也

陰下

河溉汾陰蒲坂下度可得五千頃五千頃故盡河壩

常帶曰壩音而緣反謂緣河邊地

棄地民芟牧其中耳

索隱曰芟乾草也謂收芟

於中今溉田之度可得穀二百萬石以上穀從渭

上與關中無異而砥柱之東可無復漕天子以為然

發卒數萬人作渠田數歲河移徙渠不利則田者不

能償種久之河東渠田廢予越人令少府以為稍入

索隱曰其田既薄越人徙居者習水利故與之而稍少其稅人之於少府其後人有上書

欲通褒斜道

帝昭曰褒中縣也斜谷名音邪贊曰褒斜二水名正義曰括地志云褒谷在

出褒城縣西北衙嶺山及漕漕下御史大夫張湯湯

問其事因言抵蜀從故道

正義曰括地志云鳳州

道多阪回遠今穿褒斜道少阪近四百里而褒水通

沔斜水通渭皆可以行船漕漕從南陽上沔入褒褒

之絕水至斜間百餘里以車轉從斜下下渭如此漢

言有驗有
不驗非經
次不可

人二日
以爲然
是當時生
事者多而
帝亦輕信

和冬而害
少更得其
人水湍岸
崩岫獲未
鏡宜可徐
也

中之穀可致山東從沔無限按無限謂無阻隔也漢中

山東從沔則便於砥柱之漕且褒斜材木竹箭之饒

擬於巴蜀天子以爲然拜湯子卬爲漢中守發數萬

人作褒斜道五百餘里道果便近而水湍石不可漕

其後莊熊羆言臨晉正義曰括地志云同州本臨晉城也一名大荔城亦曰馮翊城

民願穿洛以溉重泉以東萬餘頃故鹵地誠得水可

令岫十石正義曰洛漆沮水也括地志云重泉故城在同州蒲城縣東南於是爲發

卒萬餘人穿渠自徵引洛水至商顏下崖應劭曰顏音

在馮翊或曰商顏山名○索隱曰徵音懲縣名也小顏云卽今之澄城也岸善崩乃鑿井

深者四十餘丈往往爲井井下相通行水水頽以絕

商顏瓚曰下東至山嶺十餘里開井渠之生自此始

穿渠得龍骨正義曰括地志云伏龍祠在同州馮翊縣西北故老云漢時自徵穿渠引洛得

龍骨其後立祠因以伏龍爲名今祠頗有靈驗也故名曰龍首渠作之十餘

歲渠頗通猶未得其饒自河決瓠子後二十餘歲歲

因以數不登而梁楚之地尤甚天子旣封禪巡祭山

川其明年旱乾封少雨天子乃使汲仁郭昌發卒數

萬人塞瓠子決於是天子已用事萬里沙則還自臨

決河沈白馬玉璧于河令羣臣從官自將軍已下皆

負薪寘決河是時東流郡燒草以故薪柴少而下淇

園之竹以爲楗如淳曰樹竹塞水決之口稍稍布插接樹之水稍弱補令密請之楗以草

河渠書

塞其裏乃以土填之有石以石為之天子既臨河決悼功之不成乃作

歌曰瓠子決兮將奈何皓皓乎間殫為河如淳

盡也謂州殫為河兮地不得寧功無已時兮吾山

平徐廣曰東郡東阿有魚山駟按如淳曰恐吾山平

兮鉅野溢如淳曰瓠子決灌魚沸鬱兮柏冬日徐廣

猶迫也冬日行天邊若與水相連矣駟按漢書音義

延道弛兮離常流徐廣曰延一作正駟按蛟龍騁兮

方遠遊歸舊川兮神哉沛費曰水還舊道則羣不封

禪兮安知外為我謂河伯兮何不仁泛濫不止兮愁

吾人齧桑浮兮淮泗滿張晏曰齧桑地名也如久不

仄兮水維緩一曰河湯湯兮激潺湲北渡迈兮浚流

難攀長菱兮沈美玉如淳曰攀取也菱草也一曰菱

塞決河瓚曰竹帚繩謂之菱下所以引河伯許兮薪

不屬如淳曰旱燒薪不屬兮衛人罪燒蕭條兮噫乎

何以禦水頽林竹兮楗石菑如淳曰河決楗宜房塞

兮萬福來於是卒塞瓠子築宮其上名曰宜房宮而

道河北行二渠復禹舊迹而梁楚之地復寧無水災

自是之後用事者爭言水利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

引河及川谷以溉田而關中輔渠靈軹如淳曰地理

軹渠索隱曰按溝洫志見軹為左內史奏請引堵

穿六輔渠小顏云今尚謂之輔渠亦曰六渠也

史記卷二十九河渠書

六

福善可垂
千古千古
刑人皆不
吸也

史以宣
防並禹功
心服之也
矣地寧而
水利大興
其左券云

水徐廣曰汝南九江引淮東海引鉅定瓚曰鉅定澤名太山下引汶水皆穿渠爲溉田各萬餘頃佗小渠披山通道者不可勝言然其著者在宣房

太史公曰余南登廬山觀禹疏九江遂至于會稽太

湟徐廣曰一作涇上姑蘇望五湖東闕洛汭大邳逆河行淮

泗濟漂洛渠西瞻蜀之岷山及離碓北自龍門至于

朔方曰甚哉水之爲利害也余從負薪塞宣房瓚

子之詩而作河渠書

史記卷二十九

河渠書考

武帝時天下計書上太史郡國地志蓋亦在焉子長所記但有河渠而無地理遂使上古州野之制與山川風俗之宜湮沒無攷惜哉

與濟汝淮泗會句

會字句絕舊本會於楚連讀非也於楚別屬下句與於吳於齊於蜀句法一例西方東方謂楚之東西也東方之鴻溝當作邗溝即吳夫差掘以通江淮者是也

益用溉田疇之渠

監本疇作濤誤

自中山西邸瓠口為渠

邸當作抵

而漕水道九百餘里

漢志漕作涓

以東萬餘頃故鹵地

湖本故作攻誤

河伯監本伯作泊誤

史記卷之三十

平準書第八

索隱曰大司農屬官有平準令丞者以均天下郡國輸斂貴則糶之賤則買之平賦以相準輸歸于京都故命曰平準

漢武繁刑重斂幾蹈

以秦之轍而太史公

以事屬當

世故委曲

言之至于

漢興接秦之弊丈夫從軍旅老弱轉糧饑作業劇而財匱自天子不能具鈞駟索隱曰天子駕駟馬其色不能具鈞色之駟而將相或乘牛車齊民無藏蓋於是為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錢漢書食貨志曰鑄榆莢錢○索隱曰顧氏

按古今註云秦錢半兩徑一二分重十一黃金一斤

索隱曰如醇云時以錢為貨黃金一斤直萬錢非約也又臣瓚瓚秦以一鎰為一金漢以一斤為一金

四字是生
財大眼日
而爭於机
利則事變
更之也

運財上上

法省禁而不軌逐利之民蓄積餘業以稽市物物踊

騰糶晉灼曰踊甚也物貴而出賣故使物甚騰也○

索隱曰李奇云稽貯滯韋昭云稽留待也晉灼

及馬融訓稽為計及考於義為疎按漢書糶字作躍

者謂物踊貴而價起有如物之騰躍而起也然躍者

出賣之名故食貨志云大米至石萬錢馬一疋則百

熟則上糶三而舍一是也

金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租稅

以困辱之孝惠高后時為天下初定復弛商賈之律

然市井之子孫亦不得仕宦為吏量吏祿度官用以

賦於民而山川園池市井正義曰古人未有市及井

於井邊貨賣租稅之人自天子以至于封君湯沐邑

皆各為私奉養焉不領於天下之經費漕轉山東粟

以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石索隱曰說文云漕水

轉水運曰漕中至孝文時菟錢益多輕乃更鑄四銖

錢其文為半兩令民縱得自鑄錢故吳諸侯也以卽

山鑄錢索隱曰按卽訓就言富埒天子徐廣曰埒者

相次也或其後卒以叛逆鄧通大夫也以鑄錢財過

王者故吳鄧氏錢布天下而鑄錢之禁生焉匈奴數

侵盜北邊屯戍者多邊粟不給足食當食者於是募

民能輸及轉粟於邊者拜爵爵得至大庶長索隱曰

貨志云文帝用晁錯言令人入粟邊六百石爵上造

稍增至四千石為五大夫萬二千石為大庶長各以

多少孝景時上郡以西旱亦復修賣爵令而賤其價

善粟

錢

善毋除罪

以生龍活
虎之文焉
舉動貫朽
雲錦成羣
之事絢甚
屬甚

史言
以招民及徒復作得輸粟縣官以除罪益造苑馬以
廣用索隱曰謂增益苑圃造廐而養而宮室列觀輿
馬益增修矣至今上卽位數歲漢興七十餘年之間
國家無事非遇水旱之災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廩庾
皆滿而府庫餘貨財京師之錢累巨萬韋昭曰巨貫
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于外至
腐敗不可食衆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羣而乘字
牝者儼而不得聚會漢書音義曰皆乘父馬有牝馬
守閭閻者食梁肉爲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爲姓
號如淳曰食故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先行義而後繼

恥辱焉當是之時網疏而民富役財驕溢或至兼并

豪黨之徒以武斷於鄉曲索隱曰鄉曲豪富無官位

也武斷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平于奢侈室廬輿服

僭于上無限度物盛而衰固其變也自是之後嚴助

朱買臣等招來東甌事兩越正義曰南江淮之間蕭

然煩費矣唐蒙司馬相如開路西南夷鑿山通道千

餘里以廣巴蜀巴蜀之民罷焉彭吳賈滅朝鮮置滄

海之郡索隱曰彭劉燕齊之間靡然發動及王恢設

謀馬邑匈奴絕和親侵擾井邊兵連而不解天下苦

其勞而于戈日滋行者齎居者送中外騷擾而相奉

自此以後
蕭言交

損益之道
非關刺訊
與封禪書
大不同

通存

集錄

增秩

衣食胡

存司言之
良晚

史記

百姓抗_{以巧法}索隱曰三蒼抗者五官反按抗者

巧_{詆之}賄賂_{衰耗而不瞻}入物者_{補官}出貨者_{除罪}

選舉_{陵遲廉耻相冒}武力進用法嚴令具興利之臣

自此始也其後漢將歲以數萬騎出擊胡及車騎將

軍衛青取匈奴河南地築朔方正義曰謂靈夏三州地取在元朔二年括

郡地志云夏州秦上郡漢分置朔方郡當是時漢通西南夷道作者數萬

人千里負擔饋糧率十餘鐘致一石漢書音義曰散鐘六石四斗

幣於邛_夔以集之索隱曰應劭云臨邛屬夔夔屬建爲數歲道不通蠻

夷因以數攻更發兵誅之悉巴蜀租賦不足以更之

韋昭曰更續也乃募豪民田南夷入粟縣官而內受

錢於都內東至滄海之郡人徙之費_{擬於南夷}又興

十萬餘人築衛朔方轉漕甚遼遠自山東咸被其勞

費數十百巨萬府庫益虛乃募民能入奴婢得以終

身復爲郎增秩及入羊爲郎始於此其後四年徐廣曰元

朔五年而漢遣大將將六將軍軍十餘萬擊右賢王獲

首虜五萬千級明年大將軍將六將軍仍再出擊胡

得首虜萬九千級捕斬首虜之士受賜黃金二十餘

萬斤虜數萬人皆得厚賞衣食仰給縣官而漢軍之

士馬死者十餘萬兵甲之財轉漕之費不與焉於是

大農陳藏錢經耗賦稅既竭猶不足以奉戰士有司

言天子曰朕聞五帝之教不相復而治禹湯之法不同道而王所由殊路而建德一也非邊未安朕甚悼之日者大將軍攻匈奴斬首虜萬九千級留蹕無所食索隱曰蹕音帶謂積也謂富人貯滯積穀則貧者無所食也○按留蹕上當有關文議令民得買爵及贖禁固免減罪請置賞官命曰武功爵茂陵中書有武功爵一級曰造士二級曰鬲與衛三級曰良士四級曰元戎士五級曰官首六級曰乘鐸七級曰千夫八級曰樂卿九級曰執戎十級曰左庶長十一級曰軍衛此五帝所制以龍軍功七萬凡直三十餘萬金索隱曰顧氏按或解云初一二萬至十七級合諸買武功爵官首者試補吏先除成三十七萬也

索隱曰官首武功爵第五也 千夫加五大夫索隱曰千夫武功十

舊二十等爵第九也言于夫爵秩此於其有罪文殊

二等爵得至樂卿徐廣曰爵名也駟按漢書音義曰

庶長也名樂卿樂卿者朝位從九卿加樂者別止

又十九爵為樂公食公卿祿而無職索隱曰此言

武功置爵唯得以顯軍功軍功多用越等大者封侯

至於樂卿也卿大夫小者郎吏吏道雜而多端則官職耗廢

用自公孫弘以春秋之義繩臣下取漢相張湯用峻

文決理為廷尉於是見知之張晏曰吏見知而

廢格沮誹窮治之獄用矣索隱曰格音閣沮音才

命而不行及沮敗誹其明年元狩淮南衡山江都王

謀反迹見而公卿尋端治之竟其黨與而坐或者

神化之文

公孫弘不取卜式是也而取張湯何益

史記

萬人長吏益慘急而法令明察當是之時招尊方正

賢良文學之士或至公卿大夫公孫弘以漢相布被

食不重味為天下先然無益於俗稍驚於功利矣其

明年驃騎仍再出擊胡獲首四萬其秋渾邪王率數

萬之眾來降於是漢發車二萬乘迎之既至受賞賜

及有功之士是歲費凡百餘巨萬初先是往十餘歲

河決觀徐廣曰觀縣名也屬東郡梁楚之地固已數困而緣河之

郡隄塞河輒決壞費不可勝計其後番係欲省砥柱

之漕穿汾河渠以為溉田作者數萬人鄭當時為漕

漕渠回遠鑿直渠自長安至華陰作者數萬人朔方

亦穿渠作者數萬人各糜二二其功未就費亦各巨

萬十數天子為伐胡盛養馬馬之來食長安者數萬

匹卒牽掌者關中不足乃調旁近郡而胡降者皆衣

食縣官縣官不給天子乃損膳解乘輿出御府禁

藏以贍之其明年元狩四年山東被水甯民多饑乏於是

天子遣使者虛郡國倉廩以振貧民猶不足又募豪

富人相貸假尚不能相救乃徙貧民於關以西又充

朔方以南新秦中如淳曰長安已北朔方已南鑿日

謂之七十餘萬口衣食皆仰給縣官數歲假子產業

使者分部護之冠蓋相望其費以億計不可勝數於

治律非則相布被君減原而無補財用

如此用之何如不取

徒

水災

貧仰

貧

是縣官太空而富商大賈或購財役貧轉穀百數
 居居邑徐廣曰廢居貯蓄之名也有所廢有所蓄言
 以待封君皆低首仰給服虔曰仰給於商賈治鑄者鹽財或果
 萬金而不佐國家之急黎民重困於是天子與公卿
 議更錢造幣以贍用而摧浮淫并兼之徒是時禁苑
 有白鹿而少府多銀錫自孝文更造四銖錢至是歲
 四十餘年從建元以來用少縣官往往即多錫山而
 鑄錢民亦間盜鑄錢不可勝數錢益多而輕瓚曰鑄錢者多
 故錢物益少而貴有司言曰古者皮幣諸侯以聘享
 金有三等黃金為上白金為中赤金為下漢書音義曰白金鑄

也赤金赤陽銅今半兩錢法重四銖韋昭曰文為半兩實重四銖而姦或

盜摩錢裏取鎔徐廣曰音容呂靜曰治器法謂之鎔

錢亦輕薄而物貴則遠方用幣煩費不省乃以白鹿

皮方尺緣以藻績徐廣曰藻一作紫為皮幣直四十萬王侯

宗室朝覲聘享必以皮幣薦璧然後得行又造銀錫

為白金如淳曰雜鑄銀錫為白金以為天用莫如龍索隱曰易云行天莫如龍

是地用莫如馬索隱曰易云行地莫如馬是也人用莫如龜索隱曰禮云諸

侯以龜為室是也故白金三品其一曰重八兩圓之其文龍

名曰白選直三千索隱曰顧氏按錢譜其文為龍形

選蘇林音二曰重茺小方之其文馬直五百索隱曰謂以八

備會

兩莠為三品此重六兩下小擔重四兩也云重莠小者謂八兩為重故莠小重六兩而其形方錢譜肉好皆方隱起馬形肉好三曰復小擔之其文龜直三百之下又有連珠文也索隱曰擔音湯果反爾雅注擔者狹長也謂長而去四角也錢譜肉圓好方皆隱起龜甲文

官銷半兩錢更鑄二銖錢文如其重盜鑄諸金錢罪皆死而吏民之盜鑄白金者不可勝數於是以東郭

咸陽孔僅為大農丞領鹽鐵事索隱曰東郭姓咸陽名按風俗通東郭牙

齊大夫咸陽其後也桑弘羊以計筭用事侍中咸陽齊之大煮

鹽孔僅南陽大冶皆致生累千金故鄭當時進言之

弘羊維陽賈人子以心計年十三侍中故三人言利

事析秋毫矣無政事法既益嚴吏多廢免兵革數動民多買

復及五大夫徵發之士益鮮於是除千夫五丈夫為

吏不欲者出馬故吏皆通適令伐棘上林索隱曰謂故吏先免

者皆適令伐棘上林作昆明池索隱曰按黃圖武帝穿昆其明

年大將軍驃騎大出擊胡徐廣曰元狩四年得首虜八九萬

級賞賜五十萬金漢軍馬死者十餘萬匹轉漕車甲

之費不與焉是時財匱戰士頗不得祿矣有司言三

銖錢輕易姦詐乃更請諸郡國鑄五銖錢周郭其下

令不可磨取銖焉大農上鹽鐵丞孔僅咸陽言山海

天地之藏也皆宜屬少府索隱曰韋昭云少府天子私所給賜經用也公用屬

大司農陛下不私以屬大農佐賦願募民自給費因官

鹽鐵

在池

史記

器、作者鹽、官與牢盆。如淳曰牢廩食也。○索隱曰蘇

牢盆樂彥云牢乃浮食奇民欲擅管山海之貨。張晏曰若

益名其說異也。人執倉庫之管。籥。○索隱曰包愷以致富美役利細

奇音羈非農工之儔故言奇也。民其沮事之議不可勝聽。索隱曰言奇人欲擅其利

敢私鑄鐵器煮鹽者。鈇左趾。史記音義曰鈇音徒計

著左趾以代刑也。○索隱曰三蒼云鈇踏脚鉗也。張

裴漢晉律序去狀如跟衣著足下重六斤至魏武改

以減代沒入其器物郡不出鐵者置小鐵官。鄧展曰

便屬在所縣使孔僅東郭咸陽乘傳舉行天下鹽鐵

作官府除故鹽鐵家富者為吏吏道益雜不選而多

賈人矣。此選舉商賈以幣之變多積貨逐利於是公

卿言郡國頗被菑害貧民無產業者募徙廣饒之地

陛下損膳省用出禁錢以賑元元寬貸賦而民不瘁

出於南畝商賈滋眾貧者畜積無有皆仰縣官異時

筭輶車賈人緡錢皆有老請筭如故。李斐曰緡絲也

干緡出二十筭也。○索隱曰說文云輶小車也。傳子

言漢代廢乘輶今則貴之言筭輶車者有輶車使出

稅一筭二筭也。諸賈人未作貨貸買居邑稽諸物及商

以取利者。雖無市籍各以其物自占。索隱曰郭璞云

各言隱度其財物多率緡錢二十而一筭。贗曰此緡

少為文簿送之官也諸作有租及鑄。如淳曰以手力率緡

錢四千一筭。非吏比者三老非邊騎士。如淳曰非吏

者其筭亦多而得與吏比

史記卷三十一 平糶書

者謂三老北
邊騎士也
輜車以一筭
重其賦

也。船五丈以上一筭。匿不自占。占不悉。戍邊一歲沒

入緡錢。有能告者。以其半界之。賈人有市籍者。及其

家屬。皆無得籍名田。以便農。索隱曰。謂賈人有市籍不許以名占田也。敢

犯令。沒入田。僮索隱曰。沒其田及僕僮皆入之。以官天子乃思卜式之

言。召拜式為中郎。爵左庶長。賜田十頃。布告天下。使

明知之。初卜式者。河南人也。以田畜為事。親歿。式有

少弟弟壯。式脫身出分。獨取畜羊百餘。田宅財物盡

子弟。式入山牧。十餘歲。羊致千餘頭。買田宅。而其弟

盡破其業。式輒復分子弟者數矣。是時漢方數使將

擊匈奴。卜式上書願輸家之半。縣官助邊。天子使使

問式欲官乎。式曰。臣少牧。不習仕宦。不願也。使問曰

家豈有寬欲言事乎。式曰。臣生與人無分爭。式邑人

貧者貸之。不善者教順之。所居人皆從式。式何故見

寬於人。無所欲言也。使者曰。苟如此。子何欲而然。式

曰。天子誅匈奴。愚以為賢者宜死節於邊。有財者宜

輸委。如此。而匈奴可滅也。使者具其言入。以聞天子

以語丞相弘。弘曰。此非人情。不軌之臣。不可以為化

而亂法。弘下勿許。於是上久不報式。數歲乃罷式。

式歸復田牧。歲餘會軍數出。渾邪王等降。縣官費衆

史記卷三十一 李善書

愚路無第

不為式立
附是

手相布被
豈人情耶
此術非弘
識不破然
弘可以此
訊卜式式
亦可以此
訊弘

似有物賂

夫子尊豨
式亦不易
易

不願為郎
而布衣屬
而牧羊寫
一詐人
形狀來

試之緹
其用式
力不勃

均輸

入穀

倉府空其期年貧民大徙皆仰給縣官無以盡贍下
 式持錢二十萬予河南守以給徙民河南上富人助
 貧人者籍天子見卜式名識之曰是固前而欲輸其
 家半助邊乃賜式外繇四百人漢書音義曰外繇謂
 錢謂之過更式歲得十二萬錢也式又盡復予縣官
 一說在繇役之外得復除四百人
 是時富豪皆爭匿財唯式尤欲輸之助費天子於是
 以式終長者故尊顯以風百姓初式不願為郎上曰
 吾有羊上林中欲令子牧之式乃拜為郎布衣屬而
 牧羊歲餘羊肥息上過見其羊善之式曰非獨羊也
 治民亦猶是也以時起居惡者輒斥去母令敗群上

以式為奇拜為緹氏令試之緹氏便之遷為成臯令
 將漕最上以為式朴忠拜為齊王大傅而孔僅之使
 天下鑄作噐三年中拜為大農列於九卿徐廣曰元
 揚慎曰承上官十式而遂及孔僅弘羊皆
 顯用前以應典利之臣後以起平準之事而桑弘羊
 為大農丞完諸會計事稍稍置均輸以通貨物矣孟
 日謂諸當輸於官者皆令輸其土地所饒平其所在
 時價官更於作處買之輸者既便而官有利漢書百
 官表大司農屬始令吏得入穀補官郎至六百石自
 造白金五銖錢後五歲赦吏民之坐盜鑄金錢歾者
 數十萬人其不發覺相殺者不可勝計赦自出者百
 餘萬人然不能半自出天下大抵無慮皆鑄金錢矣

類異之疾
與秋高相
與一湯
而忠直之
或者不可
自數矣

看政事無
卜式而百
姓應之否
則卜式
無為也

犯者衆，吏不能盡誅，取於是遣博士褚大、徐偃等分曹循行郡國，舉兼并之徒，守相為吏者。按吏漢書作刊而御史大夫張湯、方隆、貴用事，減宣、杜周等為中丞，義縱、尹齊、王溫舒等用慘急刻深為九卿，而直指夏蘭之屬始出矣。而大農顏異誅。徐廣曰：元狩四年。初，異為濟南亭長，以廉直稍遷至九卿，上與張湯既造白鹿皮幣，問異，異曰：「今王侯朝賀以蒼璧，直數千，而其皮薦反四十萬，本末不相稱。天子不說，張湯又與異有郤，及人有告異以它議，事下張湯治異，異與客語，客語初令下有不便者，異不應，微反，脅湯奏異當九卿，見令不便，不入言，而腹誹論死，自是之後，有腹誹之法。以此而公卿大夫多諂諛取容矣。天子既下緡錢令，而尊卜式，百姓終莫分財佐縣官，於是楊可告緡錢縱矣。」

索隱曰：楊姓可名也。如淳曰：告緡令郡國多姦鑄錢，楊可所告言。按縱謂放使告言也。郡國多姦鑄錢，索隱曰：謂多姦錢多輕，而公卿請令京師鑄鐘官赤巧雜以鈇錫也。如淳曰：以赤銅為其郭也。索隱曰：鐘官掌鑄赤側之錢。一當五賦，官用非赤側，不得行。漢書音義曰：俗所謂紫紺錢也。白金稍錢，民不實用，縣官以令禁之，無益。歲餘，白金終廢不行，是歲也。張湯死，徐廣曰：元而民不思。索隱曰：樂彥云：諸所廢與附其鼎三年。後二歲，赤側錢賤，民巧法用之，不便，又廢，於是悉禁

郡國無鑄錢專令上林三官

漢書百官表水衡都尉武帝元鼎二年初置掌

上林苑屬官有上林均輸鑄錢既多而令天下非

官辨銅令上林三官是也

三官錢不得行諸郡國所前鑄錢皆廢銷之輸其銅

三官而民之鑄錢益少計其費不能相當唯真工大

姦乃盜爲之卜式相齊而楊可告緡徧天下中家以

上大抵皆遇告杜周治之獄少反者如淳曰治匿緡

反音幡謂反使從輕也乃分遣御史廷尉正監分曹如淳曰曹輩也往

即治郡國緡錢得民財物以億計奴婢以千萬數因

大縣數百項小縣百餘項宅亦如之於是商賈中家

以上大率破民偷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產業而縣

官有鹽鐵緡錢之故用益饒矣益廣關置左右輔徐廣

曰元鼎三年徙函谷關於新安東界初大農筦鹽鐵官布多索隱曰布謂泉布

置水衡欲以主鹽鐵及楊可告緡錢上林財物衆乃

令水衡主上林上林既充滿益廣是時越欲與漢用

船戰逐乃大修昆明池列觀環之治樓船高十餘丈

旗幟加其上甚壯索隱曰蓋始穿昆明池欲與滇王

戰逐故作樓船於是於是天子感之乃作柏梁臺高

數十丈宮室之修由此日麗乃分緡錢諸官而水衡

少府大農太僕各置農官往往即郡縣比没入田田

之索隱曰謂此者其没入奴婢分諸苑養狗馬禽獸

所没入之田也

史記卷三十一平準書

史記卷三十一平準書

史記卷三十一平準書

史記卷三十一平準書

史記卷三十一平準書

史記卷三十一平準書

撰寫暴斂
自古未有

船

官室

禮

株送徒

及與諸官諸官益新置多。如淳曰水衡少府太僕司農皆有農官是為多徒

奴婢衆而下河漕度四百萬石及官自糴乃足所忠

言世家子弟。如淳曰世世有祿秩家○索隱曰所忠人姓名服虔云掌故官無收事富人或

鬪雞走狗馬弋獵博戲亂齊民乃徵諸犯令相引數

千人命曰株送徒入財者得補郎郎選衰矣。應劭曰株根本

也送引也如淳曰諸坐博戲事決為徒者能入錢得補郎也○索隱曰先至之人令之相引似若得其株

本則枝葉自窮故曰株送徒是時山東被河菑及歲不登數年人

或相食方一二千里天子憐之詔曰江南火耕水耨

應劭曰燒草下水種稻草與稻並生高七八寸因悉芟去復下水灌之草死獨稻長所謂火耕水耨也

令飢民得流就食江淮間欲留留處遣使冠蓋相屬

邊民畜牧

於道獲之。好下巴蜀粟以賑之其明年天子始巡郡國

東渡河河東守不意行至不辨自殺行西踰隴隴西

守以行往卒天子從官不得食隴西守自殺於是上

北出蕭關從數萬騎獵新秦中以勒邊兵而歸新秦

中或千里無亭徼。晉灼曰徼塞也○贊曰既無亭候又不徼循無衛邊之備也於是

誅北地太守以下而令民得畜牧邊縣。贊曰先是新秦中千里無

民畏寇不敢畜牧以設亭徼故民得畜牧也官假馬母三歲而歸及息什

一以除告緡用充仇新秦中。李奇曰謂與民母馬令得為馬種令十母馬還

官一駒此為息什一也除告緡謂當出緡筭者皆復之也既得寶鼎立后土太一

祠公卿議封禪事而天下郡國皆豫治道橋繕故宮

羣鳥生事
紛紛擾擾
如在日

繕道餽糶

畜此馬

及當馳道縣縣治官儲設供具而望以待幸其明年
南越反西羌侵邊為桀於是天子為山東不贍赦天
下因南方樓船卒二十餘萬人擊南越數萬人發三
河以西騎擊西羌又數萬人渡河築令居音連韋昭索隱曰令

音連韋昭初置張柳酒泉郡徐廣曰元而上郡朔方

西河河西開田官斥塞按斥塞謂卒六十萬人戍田

之中國繕道餽糧遠者三千近者千餘里皆仰給大

農邊兵不足乃發武庫工官兵器以贍之車騎馬乏

絕縣官錢少買馬難得乃著令令封君以下至三百

石以上吏以差出牝馬天下亭亭有畜牝馬歲課息

齊相卜式上書曰臣聞主憂臣辱南越反臣願父子

與齊習船者往死之天子下詔曰卜式雖躬耕牧不

以為利有餘輒助縣官之用今天下不幸有急而式

奮願父子死之雖未戰可謂義形於內賜爵關內侯

金六十斤田十頃布告天下天下莫應列侯以百數

皆莫求從軍擊羌越至耐少府省金而列侯坐耐金

夫侯者餘百人如淳曰漢儀注王子為侯侯歲以戶

助祭大祀日飲耐飲耐受金金少乃拜式為御史大

夫式既在位見郡國多不便縣官作鹽鐵鐵器苦惡

賈貴索隱曰苦音古言器或彊令民賣買之而船有

苦窳不好又如字

天下莫應
其不義可知

卷三十一 平準書

筭商者少物貴乃因孔僅言巧法船筭事上由是不悅卜式漢連兵三歲誅羗滅南越番禺以西至蜀南者置

初郡十七駟按晉灼曰元鼎六年定越地以為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珠崖儋耳

郡定西南夷以為武都牂牁越巂沈黎汶山郡及地理志西南夷傳所置據為零陵益州郡凡十七也

且以其故俗治毋賦稅南陽漢中以往郡各以地比

給初郡索隱曰南陽漢中已往之郡各以其地比近給初郡吏卒奉食幣物傳

車馬被具而初郡時時小反殺吏漢發南方吏卒往

誅之間歲萬餘人費皆仰給大農大農以均輸調鹽

鐵助賦故能贍之然兵所過縣為以訾給毋乏而已

不敢言擅賦法矣徐廣曰擅一作經經常也唯取用足不服顧經常法則其明

因兵過大
舉賦法

年元封元年卜式式、用、量、衡、數、終、為、公、孫、弘、所、阻貶秩為太子太傅而桑弘羊為治

粟都尉領大農盡代僅筦天下鹽鐵弘羊以諸官各

自市相與爭物故騰躍而天下賦輸或不償其餽費

索隱曰服虔謂載云餽言所輸物不足償其顧載之費也餽音子就反乃請置大農部

丞數十人分部主郡國各往往縣置均輸鹽鐵官令

遠方各以其物貴時商賈所轉販者為賦而相灌輸

置平準于京師都受天下委輸召工官治車諸器皆

仰給大農大農之諸官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即賣之

賤則買之如此富商大賈無所牟大利如淳曰牟取也則反

本而萬物不得騰踊故抑天下物名曰平準天子以

農部丞

平準

孤軍

入粟甘泉

不勝憤發
此罪弘
亦
此罪

為然許之於是天子北至朔方東到泰山巡海上並
北邊以歸所過賞賜用帛百餘萬匹錢金以巨萬計
皆取足大農弘羊又請令吏得入粟補官及罪人贖
罪令民能入粟甘泉各有差以復終身不告緡他郡
國各輸急處而諸農各致粟山東漕益歲六百萬石
一歲之中太倉甘泉倉滿邊餘穀諸物均輸帛五百
萬匹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於是弘羊賜爵左庶長
黃金再百斤焉是歲小旱上令官求雨下式言曰縣
官當食租稅而已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肆販物求
利亨弘羊天乃雨

太史公曰農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龜貝金錢刀布之

幣興焉

索隱曰錢本名泉言貨之流如泉也故周有泉府之官及景王乃鑄大錢布泉者言貨流

布故周禮有三夫之布食貨志貨布長二寸五分首長八分足枚長八分刀者錢也食貨志有契刀錯刀契刀長二寸直五百錯刀以黃金錯直五千以其形如刀故曰刀以其利於人也又古者貨貝寶龜食貨志有十朋五貝皆用為貨貝各有多少兩貝為朋故直二百一十六元龜十朋故百二千一百六十已下各有差矣所從來久遠自高辛氏之前尚矣靡得而記云

故書道唐虞之際詩述殷周之世安寧則長庠序先本絀末以禮義防于利事變多故而亦反是是以物盛則衰時極而轉徐廣曰時一作衰一質一文終始之變也禹貢九州各因其土地所宜人民所多少而納職焉

借秦為喻
為深

湯武承弊易變使民不倦各兢兢所以為治而稍陵
遲衰微齊相公用管仲之謀通輕重之權徼山海之
業以朝諸侯用區區之齊顯成霸名魏用李克盡地
力為疆君自是之後天下爭於戰國貴詐力而賤仁
義先富有而後推讓故庶人之富者或累巨萬而貧
者或不厭糟糠有國疆者或并羣小以臣諸侯而弱
國或絕祀而滅世以至於秦卒并海內虞夏之幣金
為三品或黃或白或赤或錢或布或刀或龜貝及至
秦中一國之幣為三等黃金以鎰名孟康曰二為上
十兩為鎰幣銅錢識曰半兩重如其文為下幣而珠玉龜貝銀

錫之屬為器飾寶藏不為幣然各隨時而輕重無常
於是外攘夷狄內興功業海內之士力耕不足糧饑
女子紡績不足衣服古者嘗竭天下之資財以奉其
上猶自以為不足也無異故云事勢之流相激使然
曷足惟焉

其然也
切奪富
準龍
一也富
三盡而天
騷然無
生之心
高質窮而
海內枵然
其致亂
也誰謂
窮窮而
遂不
也

平準書考

封禪書譏武帝之好神仙平準書譏武帝之好利也其寓意深遠矣叙事最善有血脉有綱領更發兵誅之

漢志更作吏

東至蒼海之郡

漢志至作置

封君皆低首仰給

漢志給下有焉字

周郭其下

漢志下作質

守相為吏者

一本吏作利

湯奏異當九卿

漢志當字在異上當去聲謂處斷其罪

乃分遣御史廷尉正監分曹往

漢志分曹句絕重一往字連下句讀

欲留留處

洞本作之處

治官儲

漢志官作宮

又數萬人渡河築令居

令居縣名一本居作民誤

天下亭亭有畜牝句馬歲課息

馬字連下文讀今本屬上句誤

不敢言擅賦法矣

漢志擅作輕

故抑天下物名曰平準

此一書之歸結也

平準書以漢興起而論中以自古之法結之乃終

八書起語古者一證尤奇妙也古史曲而有直
子長得之矣

子宮

史記卷之三十一

吳太伯世家第一

索隱曰系家者記諸侯本系也孟子曰陳仲子齊之系家又重仲舒曰王者封諸侯非官之也得以代

吳太伯

韋昭曰後武王追封為吳伯故曰吳太伯○正義曰吳國號也太伯居梅里在常州無錫

東南至十九世孫壽夢居之壽夢卒諸樊南徙吳至二十一代孫光使子齊梁闔閭城都之今蘇州也

太伯弟仲雍

索隱曰系本云吳孰哉居藩籬宋衷曰孰哉仲雍字藩籬今吳之餘暨也解者

云雍是孰食故字孰哉也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歷之兄也季歷

賢而有聖子昌太王欲立季歷以及昌於是太伯仲

雍二人乃犇荆蠻文身斷髮示不可用應劭曰常在

髮文其身以象龍
子故不見傷害

以避季歷季歷果立是為王季而

昌為文王太伯之犇荆蠻自號句吳

宋衷曰句吳太伯始所居地名

○索隱曰荆者楚之舊號以州而言之此言自號句吳吳名起於太伯明以前未有吳號地在楚越之界故稱荆蠻顏師古注漢書以吳荆蠻義之從而歸之言句者夷之發聲猶言於越耳

千餘家立為吳太伯太伯卒

皇覽曰太伯冢在無子吳縣北梅里聚

弟仲雍立是為吳仲雍仲雍卒

索隱曰吳地記曰仲雍冢在吳郡常熟縣

西海虞

子季簡立季簡卒子叔達立叔達卒子周章

立是時周武王克殷求太伯仲雍之後得周章周章

已君吳因而封之乃封周章弟虞仲於周之北故夏

虛是為虞仲

索隱曰夏都安邑虞仲都太陽之虞城在安邑南故曰夏虛左傳曰太伯虞仲

太王之昭則虞仲是太王之子又論語稱虞仲夷逸

隱居放言是仲雍稱虞仲今周章之弟亦稱虞仲蓋

周章之弟字仲始封於虞故曰虞仲則仲雍本字列

仲而為吳之始祖後代亦稱虞仲祖與孫同號也

為諸侯周章卒子熊遂立熊遂卒子柯相立柯相卒

子彊鳩夷立彊鳩夷卒子餘橋疑吾立餘橋疑吾卒

子柯盧立柯盧卒子周繇立周繇卒子屈羽立屈羽

卒子夷吾立夷吾卒子禽處立禽處卒子轉立

索隱曰譙

周古史考

轉卒子頗高立

索隱曰古史考作頗夢頗高卒子句

甲立

索隱曰古史考云畢軫是時晉獻公滅周北虞公以開晉

伐號也

索隱曰左氏二年傳曰晉假道於虞以伐號滅下陽五年傳曰晉侯復假道伐號八月甲

午晉侯圍上陽冬十有二

月滅號師還遂讓虞滅之句甲卒子去齊立去齊卒

史已卷三十一

吳世家

二

子壽夢立。正義曰：夢壽夢立而吳始益太稱王。自太

伯作吳五世而武王克殷封其後為二其一虞在中國

國其一吳在夷蠻十二世而晉滅中國之虞中國之

虞滅二世而夷蠻之吳興。正義曰：中國之虞滅後二

興太凡從太伯至壽夢十九世王壽夢二年。索隱曰：自壽夢

已下始有其年春秋唯記卒。楚之亡大夫申公巫臣

怨楚將子反而犇晉自晉使吳教吳用兵乘車令其

子為吳行人吳於是始通於中國。索隱曰：左氏成二

鄭使介及幣而以夏姬行遂奔晉七年傳曰子重子

及殺巫臣之族而分其室巫臣遺二子書曰余必使

爾罷於奔命以死巫臣使於吳吳子壽夢悅之乃通

吳於晉教吳乘車教之。版楚寅其子狐庸焉使為行

人吳始伐楚伐巢伐徐鄢陵之會吳入。吳伐楚十六

年楚其王伐吳至衡山。杜預曰：吳興二十五年王壽

夢卒。春秋經曰：壽夢有子四人長曰諸樊。索隱曰：春

諸樊是左傳稱諸樊蓋過是名。次日餘祭。側界次日餘

昧。莫葛反。○索隱曰：左氏曰：闞戕戴吳杜預曰：戴吳

未方杜預曰：句餘吳子夷末也。按史記。次日季札季

札賢而壽夢欲立之季札讓不可於是乃立長子諸

樊攝行事當國王諸樊元年諸樊已除喪讓位季札

季札謝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將

立子臧子臧去之以成曹君。索隱曰：成十三年左傳

曰：曹宣公卒于師曹人

使公子負芻守使公子欣時逆喪秋負芻殺其太子而自立十五年傳曰會于戚討曹成公也執而歸諸京師諸侯將見子臧於王而立之子臧曰前志有之曰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為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遂逃奔宋杜預曰君子曰能守節矣君義負芻成公也欣時子臧也

嗣王肅曰義宜也嫡子嗣國得禮之宜誰敢干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材願附於子臧之義吳人固立季札季札棄其室而畔乃舍之秋吳伐楚楚敗我師四年晉平公初立十三年王諸樊卒索隱曰春秋襄二十五年左氏曰吳子諸樊伐楚以報舟師之役門門于巢巢牛臣曰吳王勇而輕若啓之將親門我獲射之必殪吳子門焉牛臣隱于短牆以射之卒有命授第餘祭欲傳以次必致國於季札而止以稱先王壽夢之意且嘉季札之義兄弟皆欲致國今以漸

至焉季札封於延陵故號曰延陵季子索隱曰昭二曰吳子使延州來季子聘于上國杜預曰季子本封延陵後復封州來故曰延州來州來本楚邑吳伐滅以封季子也地理志云王餘祭三年齊相慶封有罪會稽毗陵縣季札所居自齊來犇吳吳予慶封朱方之縣吳地記曰朱方以秦改曰丹徒為奉邑以女妻之富於在齊四年吳使季札聘於魯在春秋魯襄公二十九年請觀周樂服虔曰周樂魯所為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王肅曰言始造王基也猶未也賈逵曰雅頌之然勤而不怨杜預曰未能安樂歌邶鄘衛杜預成功也

曰武王伐紂分其地為三監三監叛周公滅之并三監之地更封康叔故三國盡被康叔之化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賈逵曰淵深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

史記 卷三十一 吳世家 四

德如是是其衛風乎。賈逵曰康叔遭管叔蔡叔之難

武公雅幽王褒姒之憂故曰康叔如武公之歌王。服虔曰王室當在雅衰微而列在風

也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服虔曰平王東遷

頌滅故憂思猶有先王之遺風故不懼也。歌鄭曰其細已甚民不堪也是

其先亡乎。服虔曰其風細弱已甚攝於大國之歌齊

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服虔曰泱泱舒緩深遠有

而義微體疏而不切故曰大風○索隱表東海者其

太公乎國未可量也歌商曰美哉蕩蕩乎樂而不淫

其周公之東乎。杜預曰周公東征為成王陳后稷先

東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

之舊乎。杜預曰秦仲始有車馬禮樂去戎狄之音而

東遷而受其故地歌魏曰美哉泝泝乎大而婉儉而

易行以德輔此則盟主也。徐廣曰盟一作明○索隱

中庸之聲婉約也大而約則儉節易行○詩傳曰魏地陘隘而民貧俗儉蓋有聖賢之遺風焉歌唐

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風乎不然何憂之遠也

杜預曰晉本唐國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歌陳曰國

無主其能久乎。杜預曰淫聲放蕩無自鄙以下無譏

焉。服虔曰鄙以下及曹風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

杜預曰思文武之怨而不言。忠厚惻怛所以憫宗國

惠無貳叛之心也斥其君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也歌大雅

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歌頌曰

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詘近而不偪遠而不攜遷

而不淫杜預曰淫過蕩也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

而不賈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不底

言其不舐滯也蓋處則易滯故云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

守有序杜預曰八音克諧節有度也盛德之所同也杜預

曰頌有殷魯故見舞象南籥者賈逵曰象文王之樂武象也南籥以籥舞也

索隱曰削蘇彫反曰美哉猶有憾謂憾其不能正

見舞大武賈逵曰大武周公所作武王樂也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

此乎見舞韶護者賈逵曰韶護殷成湯樂大護也曰聖人之弘也猶

有慙德聖人之難也按難言時處其難不得已而放伐故有慙德也見舞大

夏賈逵曰夏禹之樂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及之見

舞招節服虔曰有虞氏之樂大韶也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

不燾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無以加矣觀止

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觀服虔曰周用六代之樂堯曰咸池黃帝曰雲門魯受四代

下周二等故不舞其二季札知之故曰有他樂吾不敢請○按不敢觀非謂魯受四代也觀止於韶無以

加復去魯遂使齊說晏平仲曰子速納邑與政無邑與

政乃免於難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得所歸難未息

也故晏子因陳桓子以納政與邑是以免於樂高之

難正義曰在魯昭公八年樂施高疆二氏作難去齊使於鄭見子產如舊

交謂子產曰鄭之執政侈難將至矣政必及子子爲政慎以禮服虔曰禮所以經國家利社稷也不然鄭國將敗去鄭適

衛說遠瑗史狗史鮪公子荆公叔發公子朝曰衛多

君子未有患也自衛如晉將舍於宿左傳曰將宿于戚○索隱曰戚

○按宿字當作戚必誤聞鐘聲服虔曰孫文子鼓鐘作樂也曰異

哉吾聞之辯而不德必加於戮服虔曰辯也夫子獲罪

於君以在此賈逵曰獲罪出獻公以戚叛也懼猶不足而又可以畔

乎索隱曰按春秋左氏傳曰而夫子之在此猶燕之

巢于幕也君在殯而可以樂乎賈逵曰言衛君獻公棺在殯未葬遂

去之文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適晉說趙文子名韓武

宣子名起魏獻子名舒曰晉國其萃於三家乎將去謂叔

向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在三家

杜預曰富必厚施吾子直必思自免於難季札之初使北過

徐君徐君好季札劍口弗敢言季札心知之爲使上

國未獻還至徐徐君已死於是乃解其寶劍繫之徐

君冢樹而去正義曰括地志云徐君廟在泗州徐城縣西南從者曰徐君已

死尚誰予乎季子曰不然始吾心已許之豈以死倍

吾心哉七年楚公子圍弒其王夾敖而代立是爲靈

王索隱曰春秋襄二十九年閻殺吳子餘祭昭十五年吳子夷末卒是餘祭立四年餘祭在位十七年

此七年正是餘祭三年昭元年經曰楚子麇卒左傳曰楚公子圍將聘于鄭未出境聞王有疾而還入問

史已卷三十一 吳世家 七

得徐君作
季子一奇
若護讓國
券如是期

王疾繼而弒之遂殺其太子幕十年楚靈王會諸侯

而伐吳之朱方以誅齊慶封吳亦攻楚取三邑而去

左傳曰吳伐楚入棘十一年楚伐吳至雩婁服虔曰雩婁楚

東十二年楚復來伐次于乾谿杜預曰乾谿在譙國城父縣南楚東境

楚師敗走十七年王餘祭卒索隱曰春秋襄二十九年闕殺吳子餘祭合在

季札聘魯之前倒錯於此弟餘昧立王餘昧二年楚公子棄疾弒

其君靈王代立焉索隱曰據春秋即四年王餘昧卒

欲授弟季札季札讓逃去於是吳人曰先王有命兄

卒弟代立必致季子季子今逃位則王餘昧後立今

卒其子當代乃立王餘昧之子僚索隱曰此文以為餘昧子

公羊傳以為壽夢庶子左氏文不明服虔用公羊杜預依史記吳越春秋亦云王僚夷昧子然按左氏狐

庸對趙文子謂夷昧甚德而度天所啓也必此君之子孫實終之若以僚為夷昧子不應此言王僚

二年公子光伐楚敗而亡王舟光懼襲楚復得王舟

而還左傳曰舟名餘皇五年楚之亡臣伍子胥來奔公子光

客之公子光者王諸樊之子也索隱曰此文以為諸樊子系本以為夷昧

子常以為吾父兄弟四人當傳至季子季子即不受

以讓誨乎國光父先立即不傳季子光當立陰納賢士欲以襲

王僚八年吳使公子光伐楚敗楚師迎楚故太子建

母於居巢以歸因北伐敗陳蔡之師九年公子光伐

楚拔居巢鍾離服虔曰鍾離州來西邑也○索隱曰

左氏曰楚子為舟師以畧吳疆沈尹

卷三十一 吳世家

成曰此行也楚必亡邑不撫民而勞之吳不動而初
 速之吳人踵楚邊人不備遂滅巢及鍾離而還初
 楚邊邑甲梁氏之處女與吳邊邑之女爭桑二女家
 怒相滅兩國邊邑長聞之怒而相攻滅吳之邊邑吳
 王怒故遂伐楚取兩都而去伍子胥之初奔吳說吳
 王僚以伐楚之利公子光曰胥之父兄為僂於楚欲
 自報其仇耳未見其利於是伍負知光有他志乃求
 勇士專諸正義曰吳越春秋專諸豐邑人伍子胥初
 不可當其妻呼還子胥怪而問其狀專諸曰夫屈一
 人之下必冲萬人之上胥因而相之雖貌深目侈口
 雄背知見之光光喜乃客伍子胥子胥退而耕于野
 其勇士以待專諸之事十二年冬楚平王卒十三年春吳欲

吳用專諸
 而義讓守
 師之風蕩
 然矣是吳
 之罪也

因楚喪而伐之使公子蓋餘燭庸賈逵曰二公子以
 皆吳王僚之弟兵圍楚之六灣杜預曰灣在廬
 江六縣西南使季札於晉以觀諸
 侯之變祭疆
 弱楚發兵絕吳兵後吳兵不得還於是吳
 公子光曰此時不可失也告專諸曰不索何獲我真
 王嗣當立吾欲求之季子雖至不吾廢也專諸曰王
 僚可殺也母老子弱王肅曰言王
 母老子弱也而兩公子將兵攻
 楚楚絕其路方令吳外困於楚而內空無骨鯁之臣
 是無奈我何光曰我身子之身也四月丙子光伏甲
 士於窟室杜預曰窟
 地為室也而謁王僚飲索隱曰
 謁請也王僚使兵
 陳於道自王宮至光之家門階戶席皆王僚之親也

人夾持鉞鉞音披○索隱曰鉞兩刃小刃公子光詳為足疾入于窟

室杜預曰恐難作王黨殺已故使專諸置匕首於炙

魚之中服虔曰全魚炙也○索隱曰劉氏曰七首短

頭類七故曰七以進食手匕首刺王僚鉞交於匈遂

殺王僚公子光竟代立為王是為吳王闔廬闔廬乃

以專諸子為卿季子至曰苟先君無廢祀民人無廢

主社稷有奉乃吾君也吾敢誰怨乎哀死事生以待

天命非我生亂立者從之光人之道也杜預曰吳自

而待吳公子燭庸益餘二人將兵遇圍於楚者聞公

子光弒王僚自立乃以其兵降楚楚封之於舒索隱曰左

氏昭二十七年曰掩餘奔徐燭庸奔鍾吾三十年左

傳曰吳子使徐人執掩餘使鍾吾人執燭庸○公子

奔楚楚子大封而定王闔廬元年舉伍子胥為行人

而與謀國事楚誅伯州犂其孫伯嚭亡奔吳徐廣曰

將兵伐楚拔舒殺吳亡將二公子光謀欲入郢將軍

孫武曰民勞未可待之四年伐楚取六與濇五年伐

越敗之六年楚使子常囊瓦伐吳正義曰左傳云楚

而還九年吳王闔廬謂伍子胥孫武曰始子之言郢

以怨代怨
仇十深計

未可入。今果如何。二子對曰：楚將子常貪而唐蔡皆怨之。王必欲大伐，必得唐蔡乃可。闔廬從之，悉興師與唐蔡西伐楚。索隱曰：定四年經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吳入郢，是也。至于漢水，楚亦發兵拒吳，夾水陳。吳王闔廬弟夫槩欲戰，闔廬弗許。夫槩小曰：王已屬臣兵，兵以利為上，尚何待焉。遂以其部五千人襲冒楚。楚兵大敗走。於是吳王遂縱兵追之，比至郢，五戰，楚五敗。楚昭王亡出，郢奔鄭。服虔曰：鄭，楚縣。鄭八公弟，正義曰：左傳云：鄭公辛之弟懷也。欲弑昭王，昭王與鄭公奔隨。服虔曰：隨，楚與國也。而吳兵遂入郢。子胥伯歸鞭平王之尸，以報父讐。十年春，越聞吳王之在郢

宋楚內憂

國空，乃伐吳。吳使別兵擊越，楚告急秦，秦遣兵救楚，擊吳。吳師敗，闔廬弟夫槩見秦越交敗，吳王留楚不去。夫槩亡歸吳，而自立為吳王。闔廬聞之，乃引兵歸攻夫槩。夫槩敗奔楚，楚昭王乃得以九月復入郢，而封夫槩於堂谿，為堂谿氏。司馬彪曰：汝南吳房有堂谿亭。正義曰：本房子國，以封吳，故曰吳房。十一年，吳王使太子夫差伐楚，取番。楚恐而去郢，徙都。索隱曰：定六年左傳：吳太子終纍敗為夫差，當謂名異而一人耳。左傳又曰：獲番，子臣小惟子及大夫七人。楚于是乎遷郢於都。番音潘，楚邑名。子臣即其邑之大夫也。十五年，孔子相魯。十九年，夏，吳伐越。越王句踐迎擊之，槁李。杜預曰：吳郡嘉興縣南有槁李城也。槁音醉。越使欽

士挑戰賈逵曰死士死罪人也三行造吳師呼自剄

左傳曰使罪人吳師觀之越因伐吳敗之姑蘇越絕書曰

閻廬起姑蘇臺三年聚材傷吳王閻廬指軍却七里

五年乃成高見三百里索隱曰左傳云閻廬傷指將還卒于

吳王病蕩而歿索隱曰左傳云閻廬傷指將還卒于

敗之姑蘇自為乖異閻廬使立太子夫差謂曰爾而忘句踐殺

汝父乎對曰不敢三年乃報越越絕書曰閻廬冢在

丘下池廣六十步水深一丈五尺桐棺三重頭池六

尺玉鳧之流扁諸之劍三千方負之白三干樂邱魚

腸之劍在焉卒十餘萬人治之取土臨湖葬之三日

白虎居其上故號曰虎丘索隱曰頽吳貢反以水

銀為王夫差元年越絕書曰太伯到夫以大夫伯嚭

為太宰習戰射常以報越為志二年吳王悉精兵以

伐越敗之夫椒賈逵曰大夫椒越地也報姑蘇也越王

句踐乃以甲兵五千人棲于會稽賈逵曰會稽山名

宿曰棲越為吳敗依山林使大夫種因吳太宰嚭而

行成服虔曰行成求成也索隱曰大夫請委國為

臣妾吳王將許之伍子胥諫曰晉有過氏殺斟灌以

伐斟尋賈逵曰過國名也斟灌斟尋夏同姓也夏后

澆所封國也晉地道記曰東萊掖滅夏后帝相帝相

縣有過鄉北有過城是古之過國滅夏后帝相帝相

之妃后緡方娠賈逵曰緡有逃於有仍而生少康少

康為有仍牧正王肅曰牧有過又欲殺少康少康奔

有虞杜預曰梁有虞思夏德於是妻之以二女而邑

之於綸。賈逵曰綸虞邑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賈逵曰方十里為成五百人為旅

後遂收夏衆撫其官職使人誘之遂滅有過氏。索隱

曰傳云使女艾謀澆季舒誘復禹之績祀夏配天不

失舊物今吳不如有過之疆而句踐大於少康今不

因此而滅之又將寬之不亦難乎且句踐為人能辛

苦今不滅後必悔之吳王不聽聽太宰嚭卒許越平

與盟而罷兵去七年吳王夫差聞齊景公歿而大臣

爭寵新君弱乃與師北伐齊子胥諫曰越王句踐食

不重味衣不重采甲歿問疾且欲有所用其衆此人

不死為吳患今越在腹心疾而王不先而務齊不

亦謬乎吳王不聽遂北伐齊敗齊師於艾陵至繒杜預

曰琅邪召魯哀公而徵百牢季康子使子貢以周禮

說太宰嚭乃得止。賈逵曰周禮王合諸侯享禮十有

二牢上公九牢侯伯七牢子男五因留畧地於齊魯之南九年為騶伐魯至與魯盟

乃去。索隱曰左傳騶作邾今魯國十年因伐齊而歸

十一年復北伐齊越王句踐率其衆以朝吳厚獻遺

之吳王喜唯子胥懼曰是棄吳也。索隱曰左諫曰越

在腹心今得志於齊猶石田無所用且盤庚之誥有

顛越勿遺。服虔曰顛隕也越墜也顛商之以興吳王

不聽使子胥於齊子胥屬其子於齊鮑氏還報吳王

爭克齊者

而而不足

已卷三十一 吳世家

吳是緊
諸以議
兄弟恭
而有餘以
爭克齊者
而而不足

吳王聞之大怒，賜子胥屬鏤之劍以歿。服虔曰：屬，鏤劍名。將

死，曰：樹吾墓上以梓，令可為器。抉吾眼，置之吳東門，

以觀越之滅吳也。索隱曰：抉，鳥穴反。國語以抉為辟。齊鮑氏弑齊悼

公。吳王聞之，哭于軍門外三日。服虔曰：諸侯相臨之禮。○索隱曰：公名陽。

生此伐在艾。陵戰之前年。乃從海上。徐廣曰：一作中。攻齊，齊人敗吳。吳王

乃引兵歸。十三年，吳召魯衛之君會于橐臯。杜預曰：在淮南。

遂道縣。東南有黃亭。近濟水。十四年春，吳王北會諸侯于黃池。杜預曰：陳留封丘縣。

欲霸中國以全周室。六月戊子，越王句踐

伐吳。乙酉，越五千人與吳戰。丙戌，虜吳太子友。丁亥

入吳。吳人告敗于王夫差。夫差惡其聞也，或洩其語。

吳王怒，斬七人於幕下。七月辛丑，吳王與晉定公爭

長。吳王曰：於周室我為長。杜預曰：吳為太伯後，故為長。晉定公曰：

於姬姓我為伯。杜預曰：為侯伯。趙鞅怒，將伐吳。乃長晉定公

駟按：賈逵曰：外傳曰：吳先軟，晉亞之。先叙晉，晉有伯又所以外吳。○索隱曰：按左傳，趙鞅呼司馬寅曰：日

駟矣。大事未成，二臣之罪也。建鼓整列，二臣死之。長勿必可知也。司馬寅對曰：請姑視之。反曰：肉食者無

墨。今吳王有墨國，其勝乎太子死乎？且夷德輕，不忍又請少待之。乃先晉人是也。賈所云不與左傳合，非也。

也。吳王已盟，與晉別，欲伐宋。太宰嚭曰：可勝而不能

居也。乃引兵歸國。國亡，太子內空。王居外，外士皆罷

敝。於是乃使厚幣以與越平。十五年，齊田常殺簡公。

十八年，越益彊。越王句踐率兵使伐，敗吳師於笠澤。

楚滅陳二十年越王句踐復伐吳二十一年遂圍吳

二十三年十一月丁卯越敗吳越王句踐欲遷吳王

夫差於甬東

賈逵曰甬東越東鄙甬江東也

予百家

居之吳王曰孤老矣不能事君王也吾悔不用子胥

之言自令陷此遂自剄

越絕書曰夫差冢在猶亭西甲猶之位越王使于戈

人一螺土以葬之近太湖去縣五十七里

越王滅吳誅太宰嚭以為不忠

而歸

太史公曰孔子言太伯可謂至德矣三以天下讓民

無得而稱焉余讀春秋古文乃知中國之虞與荆蠻

句吳兄弟也延陵季子之仁心慕義無窮見微而知

季子可極博篇心稱季此一結亦不可

清濁嗚呼又何其閱覽博物君子也

皇覽曰延子冢在毘陵縣暨陽

鄉至今吏皆祀

吳太伯世家考

吳之封域在禹貢揚州三江震澤之野後稱王跨
距江淮之地

吳之興以讓始於太伯乎季札繼之矣吳之亡以
爭終於夫差乎闔閭啓之矣

乃奔荆蠻

吳在揚州之南非屬荊州吳亡屬越越亡屬楚楚
亡屬秦秦諱楚故稱荆蠻漢因而不改

是爲虞仲

吳之爲虞猶邾之爲鄒號之爲郭其音變耳

楚共王伐吳至衡山

左傳楚子重伐吳克鳩茲至於衡山鳩茲即蕪湖
衡山即漢丹陽縣

為歌周南召南

季札謂二南勤而不怨幽樂而不淫小雅周之衰
蓋古文之誤也文中子云小雅烏乎衰其周之盛
乎幽烏乎樂其勤而不怨乎可謂得季札之言矣
餘祭十七年卒○餘昧四年卒

左傳餘祭四年卒餘昧十七年卒當從左傳

敗之姑蘇

衍姑蘇二字

報姑蘇也

姑蘇當作樵李

祀夏配天

以禹配天也服虔注謬

七年代齊子胥諫敗齊師於艾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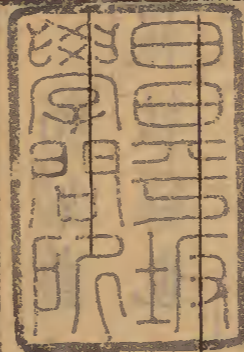
左傳在十二年

表對亦十二

...

...

...



寛政三未

